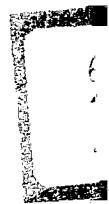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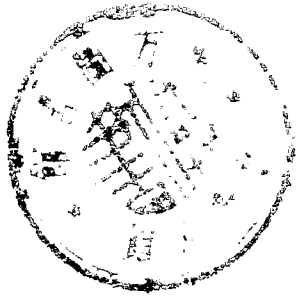


黑龍江外記



# 黑龍江外記

西清記



3 0662 5692 0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黑龍江外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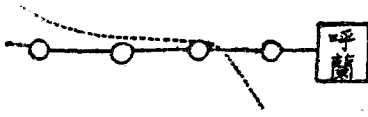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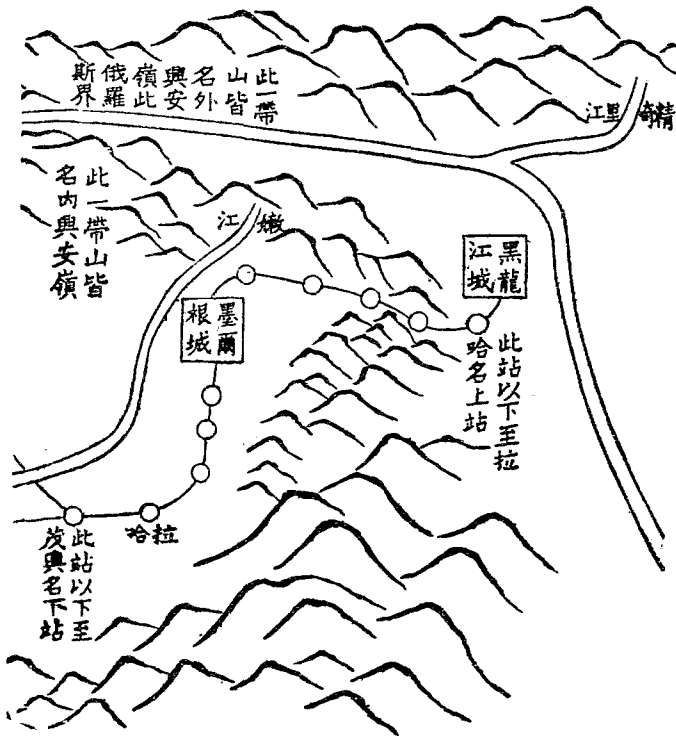
古者能使絕域。別爲一科。何人好讀異書。不求甚解。爰有西林覺羅氏。善擇政暇。博蒐土風。寫往代墨雲。老上飛鴉。則萬點俱寒。話幾家青柳。北盟負駝。則一行猶腫。然此或閒情也。抑亦才華也。堂堂俸食之人。懷懷銀官之氣。判不妄下。語豈徒作。彼弓靶識字之夫。未害裂衫書壯。琵琶擁帳之子。類能飲酒述悲。無非蒼蒼茫茫。敕勒歌。否則吾吾牙牙。鮮卑語而已。茲黑龍江外記。括燕山舊衛之輿圖。本遼京三省之地。志。左右龍虎。咫尺方蓬。日落不昏。星高愈大。二嶺巒峯。夫興安。千卡。塘。撐。夫。雅。薩。隴。榆。田。際。廣。哉。有。土。之。精。谷。馬。河。敷。包。盡。無。人。之。境。邇。能。釋。弼。講。禮。互。市。滋。豐。習。人。武。而。人。仁。捍。我。陲。而。我。圉。非。復。冰。天。萬。里。旄。耄。憐。早。有。春。風。滿。關。角。吹。不。凍。則。是。編。也。上。宣。幃。幕。旁。拓。繩。維。以。示。按。堵。六。城。樂。生。八。種。而。養。而。教。無。苗。無。癘。熙。熙。乎。椎。牛。其。饗。登。臺。其。舞。焉。信。美。哉。君。方。袖。管。疾。書。我。愛。剪。燈。細。讀。體。務。見。大。事。取。傳。信。不。作。無。益。此。謂。知。本。將。使。彝。旃。間。俗。載。在。征。轡。奚。啻。螺。掌。數。程。便。於。行。俗。客。把。青。銅。鏡。子。不。知。白。髮。之。日。生。雀。呼。黃。豆。瓣。兒。爲。報。赤。鬣。之。欲。返。

嘉慶十五年上章敦牂之歲相月。舊史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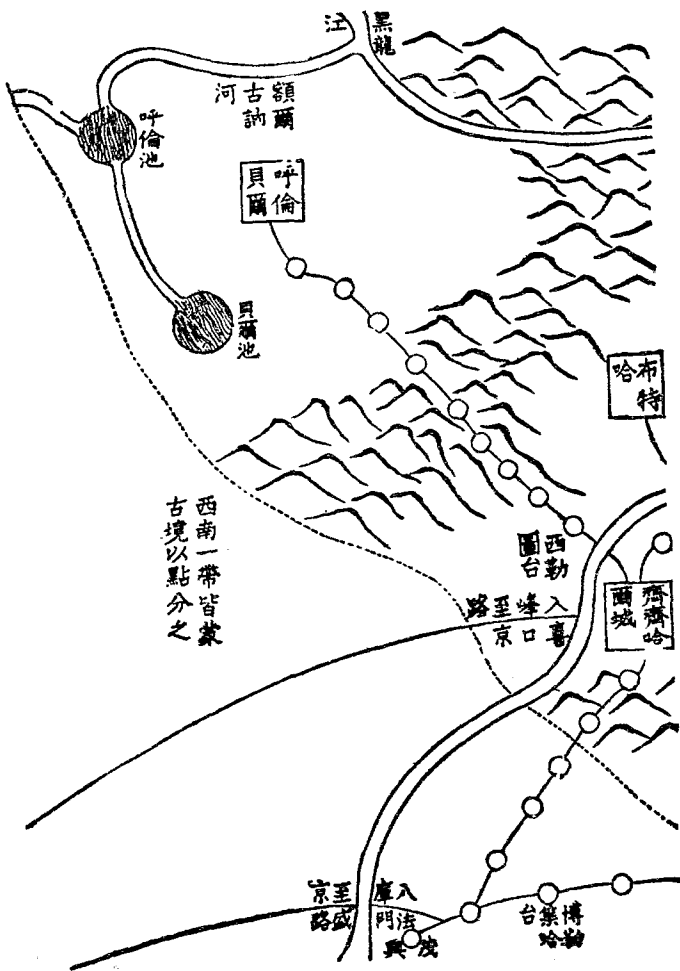
卷一、述山川形勢沿革。卷二、述城堡台站卡倫。卷三、述部落種族戶口官制兵制。卷四、述俸餉錢糧出

入款項。卷五、述貢品風俗刑律互市。卷六、述謫戍方言服食及紅白事件。卷七、述歷任職官及流徙謫籍人物。卷八、述五穀果蔬物產。西清、係文端公鄂爾泰之孫若曾孫也。

左圖右書。古今並重。恭閱欽定盛京通志。列黑龍江將軍所屬形勢圖。以數千里疆域之大。收於尺幅中。俾人得瞭如指掌。亦既詳且備矣。茲縮圖六城。以概全省。圖二嶺。以概羣山。圖三江二池。以概諸水。而道路臺站。不常見於他圖者。就幕府藏本約略寫之。以便省覽。古人於貢道邊防。往往迂遠其途。使尋者莫竟其端委。視今同軌之盛。里塚井然。遵道蕩平。可益見規模之廣大已。研齋西清識。



黑龍江外記圖



# 黑龍江外記卷一

清長白西清記

黑龍江今爲東三省之一。在京師東北三千三百餘里。古肅慎氏遺墟。漢鮮卑。案鮮卑乃部種。非地名。今編俗及俄之西伯利皆鮮卑之轉音也。

魏勿吉。隋黑水。靺鞨。唐黑水府。宋契丹。遼上京。金蒲與路。元開元路。明宋顏衛。案明寘建州衛。海西衛。野人衛。統名之曰朵顏三衛。又有南北關四

百八十衛之稱。則朵顏不皆其地也。我朝初入版圖。屢爲俄羅斯屬境。羅刹所侵掠。聖祖遣使宣諭。仍負固。乃

發大軍由吉林水陸並進。逼所踞尼布楚城。尋納款乞盟。以興安嶺爲界。於是東南至吉林。西至蒙古喀

爾喀部。北至俄羅斯。廣輪數千里。鎮以重臣。屯以勁旅。以齊齊哈爾爲省會。而墨爾根。黑龍江。呼倫貝爾。

布特哈。呼蘭五城隸之。百餘年來。與吉林。奉天爲唇齒。屹然稱重鎮。

齊齊哈爾。屯名。在今城西南十餘里。城所在號卜奎。相傳始築城議在齊齊哈爾。既以中隔嫩汗江不便。

改今地。故齊齊哈爾雖以名城。而卜奎實通稱。卜奎。方言也。國語奎作克伊切。有音無字。因以奎代。亦作

魁。或作博克西。誤。至謂力大善撲爲布庫。有布庫居此。故名卜奎。又有解卜奎爲江名。達呼爾名者。皆附

674.31  
153

2

黑龍江外記 卷一

一



會。俗或以爲不灰。愈誕妄。其境南至混同江五百里。東西北皆以內興安嶺爲界。東西一千三百里。北五百六十里。盛京通志。稱鉅野爲襟。長江作帶。近懷屬國。遠鎮邊羌。扼四達之要衝。爲諸城之都。會。是齊齊哈爾之形勝也。

墨爾根。以河名城。或曰康熙初掘井得石。有文曰莫來耕。繫唐時年號。故名。此不經之說。城在齊齊哈爾東北四百三十餘里。南至訥墨爾河一百六十里。東西北皆以內興安嶺爲界。東西四百七十里。北一千三百餘里。通志。稱北負羣山。南臨沃野。江河襟帶。上下要樞。是墨爾根之形勝也。

黑龍江。國語曰薩哈連烏喇。案猶松花江稱松阿哩烏喇初爲都會。因以名省。今通稱其地爲愛呼。以附近有愛琿古城。

轉琿爲呼也。城在齊齊哈爾東北八百里。東至外興安嶺二千六百里。西至內興安嶺一百五十里。南至喀木尼峯七百里。北接俄羅斯二千里。通志。稱左枕龍江。右環興嶺。誠哉東國屏藩。允矣北門鎖鑰。是黑龍江之形勝也。

呼倫貝爾。一作呼倫布爾。通稱海蘭兒。蓋其地有池。一曰呼倫。一曰貝爾。官軍屯駐二池間。因以名地。而謂之海蘭兒。則指凱喇爾一河。亦音轉也。昔遼太祖金甌一箭。定都茲土。所謂上京臨潢府諸蹟。雖已無存。稽之典冊。宋人奉使契丹。固嘗往來斯地。則拘墟之士。動謂江塞從古不通中華。其謬可知。地在齊

齊哈爾西北八百四十里。東至吉爾起克山三百五十里。西南皆接蒙古喀爾喀部。西四百七十里。南四百四十里。西北二百二十里爲額爾古納河。則與俄羅斯接壤。通志稱北控俄羅斯。南撫喀爾喀。山河險固。並重龍江。是呼倫貝爾之形勝也。

布特哈譯言虞獵。故有打牲處之稱。其地起齊齊哈爾墨爾根境內。東北直達黑龍江城。總管駐伊倭齊地。在齊齊哈爾北三百四十里。嘉慶五年。土人得銅印一。徑二寸。厚三分以強。直紐大篆。文曰。宋顏衛左千戶所百戶印。背識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禮部造。及顏字二號字樣。則江塞在勝國。實列藩服。與明史宋顏傳合。此印足爲左驗。近有議其能致荒廢。當沈諸淵者。余力辨之。仍請藏幕府。

呼蘭以河得名。又號霍倫。在齊齊哈爾東南八百四十里。毗連吉林。萬山雄峻。閒亦產蓍。初撥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兵踐更巡徼。旣以宵小盜採。禁或未嚴。始專置官軍駐守。與諸城有犄角勢。其土沃慶豐。諸城不及。

土人言黑龍江地處極高。去天較近。故夜深不甚昏暗。壹似日在地中返照者。康熙三十一年。駕幸瀛臺。尙書庫勒納請曰。聞黑龍江日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聖祖諭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所以如此。天語信昭然。亙古矣。

黑龍江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盛京。吉林出漸早。而入漸遲。晝之所以漸長。夜之所以

漸短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盛京、吉林出漸遲而入漸早。晝之所以漸短，夜之所以漸長也。至於一歲節氣，視京師、盛京、吉林時刻皆遲。如嘉慶十五年庚午，元日立春，京師酉初一刻十分，盛京酉初三刻九分，吉林酉正初刻七分，黑龍江則酉正初刻九分也。而伯都訥在黑龍江西南，酉初三刻十四分立春。雅克薩在黑龍江西北，酉初一刻九分立春，亦較黑龍江爲早。所以然者，不敢臆說，就時憲所載，記其大略如此。

出關東行，漸遠益高，所過岡阜，既上輒平坦，有軌途，法庫門又東，岡起愈平，無俯瞰低下勢。土人謂之上天邊子，可以驗地形矣。地高則天逾近，測量家惟依北極高度爲準，日月出輪較大，色亦深赤，夜見斗杓橫屋角，星點亦大，手若可捫。四時之氣多風，四月猶霏雪霰，夏日偶晴，或南風作，必雨，不雨則江漲，蓋與安嶺一帶陰山中雪不常，或冰澌融入谿澗所致。惟雷至四月始聞，伏天多雨雹，大者如盃，七月已霜，八月則無不雪，所謂高處不勝寒，可以驗天時矣。

境內呼蘭獨暖，黑龍江呼倫貝爾至寒，齊齊哈爾昔亦有凍墮耳鼻事，今殊不然。豈中土人聚，地氣亦稍遷歟？然連雨服綿衣，夜不輟衾，盛暑閒燒炕，冬日唾抵地，輒如凌節節斷，廐馬冰塞鼻如毳，雞犬不進炕，多凍死，不過較暖于黑龍江呼倫貝爾而已。

黑龍江省山爲北障，山之最大者曰內外興安嶺。

案外興安嶺，皆俄境，稱東金山，亦曰金阿林，阿林，國語云山也。西金山乃科塔迤北之阿爾泰山，今亦劃歸俄境。

內嶺環衛諸

城外嶺限制俄羅斯。岡巒起伏，聯絡羣山。諸水多出其下。考分界碑文，循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又侍郎圖 屢琛異域錄，言奉使土爾扈特。

案圖理琛使北時，爲內閣侍讀。是時土爾扈特部附俄。至乾隆中始內附。安插伊塔一帶游牧。今其部落甚衆。

時時爲附俄之哈薩克侵盜牲畜。又圖理琛奉使，係遼越俄之西西伯利部，折而南，至車臣汗帳，非專偵土爾扈特也。

出張家口六日，度興安嶺，則嶺之東西，互約略可知。

興安二嶺，外山之著名，見於盛京通志者。有喀爾喀圖山、綽喀里山、雅克山、科伊山、額赫魯爾山、烏塔里山、霍勒東吉山、伊克果克托山、伊勒庫里山、旺安山、額勒克爾山、博科里山、枯木爾山、朱德赫山、圖勒里山、阿喇爾山、蘇克都爾奇山、達爾奇沙山、碩喇爾山、青吉爾圖山、穆克圖爾山、哈瑪爾山、伊克圖魯山、庫路爾山、查喀爾庫峯、蘇喇石峯、茂峯、拖里爾峯、喀木尼峯、多斯峯、查哈顏峯。又通志不載，見於幕府圖籍者，有阿勒坦額門山、都蘭哈喇山、噶勒巴爾山、西白山、達罕德因山、綽倫山、諾門布爾克圖山、特爾沁山、喀勒占布爾古特圖山、霍怯特山、克什圖山、索岳勒集山、烏哈納山、特克申山、伊巴格圖山、畢郎武山、達克圖山、額貴山、阿喇克諾惠山、岳克拖山、烏努呼勒晉山、圖庫爾山、扎克達齊山、圖墨勒肯山、古甯阿山、碩多隆科山、阿木巴恩額穆山、福聶赫山、匡塔山、尼嗎喇山、那爾集瑪山、蒙古魯山、布倫山、納丹哈達喇山、佛斯亨山、雅克嶺、賽堪嶺、烏哈納嶺、額博爾哈巴爾嶺、集林峯、拖林峯、察卜齊喇庫峯、特爾庫勒峯、科允峯、多永武峯、邁堅峯、哈卜齊魯峯，皆在境內。東西北三面，距齊齊哈爾城，近者百餘里，遠者千數百里。

山名大半蒙古索倫語。故諸書音譯多訛。卽土人亦傳聞異辭。不能畫一。然不可不備存其名也。

木葉山。著名遼代。後人喜稱之。吳梅村詩。木葉山高烏亂啼。其風景可想也。然山之所在。諸書所載不同。今齊齊哈爾西北數百里穆克圖爾山。相傳卽木葉舊跡。未識然否。

烏努呼勒音山。在齊齊哈爾西北。入山者不敢呼山名。誤犯之。風雪驟來。迷人歸路。

查哈顏峯。在黑龍江城北九百里。峯上一穴。晝見焰。夜見火。嗅如石灰。色黃白。捻之成屑。不識爲何物。

喀木尼峯。在黑龍江城南七百里。雙峯對峙。江流其間。水勢至此。恆高江面數倍。舟行者憚之。是亦龍門之險也。

黑龍江。發源蒙古喀爾喀部之壘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敖嫩河。卽元史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俄羅斯尼布楚城之南。入省北境。受西南來之額爾古訥河。經雅克薩城折而東南。至黑龍江城北九十里。受北來之精奇里江。繞城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受烏蘇里江及恆表格林諸水。東入於海。

黑龍江水黑。古名黑水。土人亦稱黑河。松漠記聞諸書。謂黑水掬之微黑是已。然特據其上游或下流言。不知既受精奇里江以後。未會混同江以前。其間水色黑黃各半。分界劃然。鱗蟲出沒。恆就黑去黃。所以然者。精奇里江水黃不濁故也。然則世有碧黑合流不混之說。不爲無據。但黃碧差不同耳。

黑龍江深十數丈。閩人善泅者嘗暑月測之。言其下巨石如削。寒不可耐。

黑龍江歲以九十月乃冰。天命元年征薩哈連部。師次江上。忽冰結如橋梁。既濟而泮。捷還結如初。時方八月初旬。此天助也。

山海經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景純注。浴卽黑水。黑水今黑龍江。北史謂之完水。唐書謂之室建河。至遼史始有黑龍江之稱。道宗本紀。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龍江。前此未之見。然觀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龍門。祖州有黑龍殿。陵殿並在上京。並名黑龍。又似遼初卽名黑龍江。陵殿因以爲號者。近人以金史有混同一名黑龍之語。遂謂黑龍江名至金始著。失之遠矣。

黑龍江亦稱烏江。聖祖泛松花江詩。源分長白波。流迅支合烏江水。勢雄。

又稱烏龍江。福陵神功聖德碑。北暨嫩江烏龍江。罔不臣服。吳兆騫長白山賦。出乎松花之阪。注乎烏龍之外。蓋本諸此。至盛京通志。濱瀛海以帶龍江。又曰。龍江合流而左。注。則直可以稱龍江矣。

黑龍江見於前賢題咏者。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元劉靜修先生題金太子允恭墨竹句也。精奇里江。發源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水黃。俗稱黃河。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傳。恭載聖祖諭云。我兵將至淨溪里烏喇。令索倫接濟牛羊。則羅刹不得納我逋逃。淨溪里烏喇卽精奇里江。國語謂江爲烏喇。

嫩江。發源興安嶺之伊勒庫里山。南流至墨爾根城。西北又南流至齊齊哈爾城。東北折而西南入蒙古。

境受拖爾河水。經都爾伯特、郭爾羅斯兩部。出而東與混同江會。

嫩江古名難水。亦曰難河。見北史。又名那河。見唐書。明史謂之腦溫江。又曰呼喇溫江。然唐書有那河。或曰他漏河之語。考他漏河一作淘兒河。卽今之拖爾河。其源流千里。並在蒙古境內。至齊齊哈爾西南。始與嫩江合。則唐書誤也。

江欲冰前數日。先有薄冰。片片順流而下。曰冰牌。黑龍江復有所謂老羌牌者。自俄羅斯淪來。往往有人畜行跡見于上。冰既壯。嫩江厚等身。黑龍江過之。以此驗其地尤寒。所謂積陰之處。冰厚六尺。晁錯論不誣。

三江皆無潮汐。呼倫、貝爾二池有之。潮來以朔望。挾魚出水無算。近其地有風變。土人賴魚以活。潮之力也。

呼倫池。古名俱輪泊。唐書。室韋西有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之西。是也。明謂之闊灤海子。源出墾特山陽。東流爲克勒倫河。古名臚胸河。至總管駐處之西二百五十里。會烏爾孫河之水。匯爲池。方數百里。產五色鹽。不煑可食。

貝爾池。亦作布爾爾池。國語。布爾二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亦產鹽。在總管駐處西南三百五十里。蒙古境內之喀爾喀河。是其源。而北流爲烏爾孫河。則呼倫池水之所會也。

呼倫、貝爾二池外。池之著名盛京通志及幕府圖籍者。有烏爾爾池、溫托歡池、塔爾哈池、阿木唐圖池、烏珠古爾池、察罕池、吞池、華扎哈塔蘭池、庫庫池、塔爾輝池、烏蘭池、噶勒畢池、博和里池、西尼克喀拉呼吉里池、伊本喀拉呼吉里池、安集池、鍾科池、塔山池、皆平野既濬之水。土人呼爲鄂摩。鄂摩池也。惟通志載庫楞湖、布爾爾湖。不見圖籍。土人亦不知其名。而詳其源委方向。皆與呼倫、貝爾兩池同。當是重文。存以俟考。

三江二池外。河之著名盛京通志者。齊齊哈爾境內有塔哈爾河、呼爾爾河、通壘河、霍倫河、巴蘭河、雅綠河、屯河、扎里河、扎克達木圖河、洪果河、烏摩絡河、哈魯河、木齊河、霍河、母孫河、圖魯河、阿什克坦河、德倫河、烏屯河、都魯河、野里白赫河、拖新河、庫勒奇魯河、雅爾河、哈代罕河、吉沁河、綽爾河、阿魯木河、諾敏河、訥墨爾河、格尼河、畢喇爾河。墨爾根境內有墨爾根河、木那里河、烏德林河、羅羅喀河、甘河、吉文河、木魯爾河、密起爾河、雅克河、倭多河、東俄絡河、和絡爾河、黑龍江境內有摩爾敏河、博屯河、哈拉河、佳里河、福河、翟河、牛曼河、集林河、庫木諾河、珠春河、庫爾爾河、蘇爾河、昆河、孫河、占河、科勒斐因河、額木爾河、烏因河、巴爾坦河、平武河、博絡莫達河、烏爾素河、俄爾多昆河、拖克河、火格爾畢齊河、格爾畢齊河、諾爾赫蘇起河、卓絡克齊河、額爾河、庫丹河、呼瑪爾河、庫爾喀河、威勒克河、塔哈河、濘泥河、貳格河、阿爾吉河、英壘河、烏爾噶河、烏嫩河、烏爾格河、邇格河、拖曼河、夏爾曼河、西里木第河、翁格河、鐵牛河、那拉河、烏勒噶爾



河、畢沙河、俄隆克伊河、額爾摩拉呼河、呼倫貝爾境內有集喇木台河、伊密河、吉敦河、烏蘭布爾噶蘇台河、恰蘭河、墨海圖河、庫勒都里河、愷河、喬河、果烏里河、俄爾齊起河、克彙河、木煙河、烏諾爾河、噶勒敦河、霍絡起河、伊本河、輝河、西爾克河、威圖克河、威那河、匡果爾晉河、塔喇齊河、烏爾孫河、克勒倫河、額爾古訥河、凱喇爾河、墨勒格爾河、根河、特勒布爾河、喀木河、伯魯河、色木特爾克河、哈拉爾河、墨里勒克河、紐爾河、安河、益母河、墨河、特尼克河、烏蘭布喇克泉。又通志不載見於幕府圖籍者。齊齊哈爾東南一帶有克因河、額伊輝河、安集密河、那爾吉河、呼喇庫河、訥敏河、碩絡河、佛特庫河、西拉喀河、霍絡河、木楞河、布雅密河、阿木巴福拉輝河、阿集格福拉輝河、噶勒噶河、阿木巴烏納哈河、薩林河、宜春河、宜孫河、福勒堅河、西白河、阿木巴呼特亨河、阿集格呼特亨河、西南一帶有呼魯蘇台河、西巴爾台河、古爾班賽堪河、哈勒達蘇台河、訥墨爾亨河、哈勒巴哈圖河、阿木巴哈勒輝河、色耶勒集河、烏勒惠河、色勒河、特門河、烏魯克楚爾河、噶亥河、綏哈圖河、多霍倫台河、庫齊台河、額墨格西台河、集瑪克圖河、泉圖河、努斯圖河、雅爾呼台河、德伯台河、諾摩台河、海喇蘇台河、烏拉貴河、科肯河、烏哈納河、阿勒塔爾河、阿倫河、呼玉爾庫河、貴勒爾河、索爾河、拖爾河、東北一帶有巴延河、蘇魯河、吉坦河、塔爾曼河、布屯河、伊楞烏河、淨河、瑪爾瑪勒塔河。或出山谷，入於三江，或起平野，入於諸河。其源流不能備敘。要之水落則單騎可涉，水長則巨舟難行。塞上溪河，大率類是。此夷險靡常，而行旅之所苦也。

額爾古訥河。自呼倫池東北流出。受諸河之水。入黑龍江。每歲齊齊哈爾察邊者卓帳南岸。河之北。俄羅斯地。

格爾畢齊河。源出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河口東岸有石勒清。漢、蒙古及俄羅斯喇第諾。案拉第諾謂西洋文字。五體字。

康熙二十八年所立分界碑也。余嘗從土人得分界盟約清文。較世傳界碑漢文。微有異同。昭代掌故所關。譯出以備參考。其文云。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舅舅佟國綱。都統郎談。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會同俄羅斯察罕汗使臣俄昆尼等。在尼布楚地方公議得。一。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第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現存俄羅斯廬舍。著徙於北岸。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處。一分定疆界。兩國獵戶。不得越過。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竊者。拏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殺人劫物者。務必奏聞。卽行正法。其一二人誤犯者。兩國照

常和好。不得擅動征伐。一除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現有之俄羅斯人。及俄羅斯國現有中國之人。免其互相索還。著卽存留。一兩國旣永遠和好。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一自會盟日起。逋逃者不得收納。拏獲送還。一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山中林木蒼蔚。水澤沮洳之區。號窩集。黑龍江境內著名窩集四。曰巴延窩集。庫穆爾窩集。巴蘭窩集。吞窩集。見幕府圖籍。而盛京通志不載。然通志稱甯古塔城東北六百五十里。混同江北。有巴蘭窩集。稍東百餘里。有吞窩集。則圖籍似誤。通志又稱齊齊哈爾城東七百五十里。有巴蘭河。稍東三百里。有吞河。並南流入混同江。夫窩集。河水所源。河在齊齊哈爾。而以窩集屬甯古塔。何相距之懸遠耶。

墨爾根東南。一日地中忽出火。石塊飛騰。聲震四野。越數日火熄。其地遂成池沼。此康熙五十八年事。至今傳以爲異。

齊齊哈爾西門外瀦江漲爲池。號西泊。土人便之。將軍傅玉慮其或涸。鑿渠引江水。爲源源而來之勢。一時畚鍤役豪族子弟。應之渠成。名官溝。宗室永琨爲將軍。嘗攜屬僚泛舟於此。後將軍那昏泰以形家之說塞渠。泊雖存。水淺見底。而所瀦者積雨爲多。

三家子。齊齊哈爾城南一屯也。地窪逼嫩江。微漲則田廬蕩然。將軍觀明相度形勢。築壩禦之。自是無水患。

齊齊哈爾井水，濁而鹹。惟東郭陶家側一井獨甘。有力者爭載入城，號曰窖水。境內江河山谷之外，皆沙也。沙性有燥溼，質有粗細，色有黑白。黑溼而細者，塹壁光潤。亞於灰，然必和白色，乃不裂。白者俗稱白土，能去衣上油垢，和而塹壁，則稱細泥。然惟齊齊哈爾有之。黑龍江、嫩江兩岸淤沙中，多五色石子，如瑪瑙、如琥珀、如翡翠、珊瑚、試金石，拾置案頭，頗供清玩。然堅脆不受琢，故不成器。又呼倫貝爾山中出錫石，察邊者拾歸，以遺親族。錫石，礪也。有謂黑龍江出空青者，土人茫不知空青爲何物。



## 黑龍江外記卷二

齊齊哈爾內城。排木爲重垣。實以土。具雉堞之觀。四門皆有樓櫓。方一千三十步。崇丈八尺。外郭。因沙阜高下。甃以土。堊方十里。東南北各一門。西二之。有大小西門之稱。康熙三十一年築。

墨爾根內城四隅。亦有樓櫓。餘與齊齊哈爾同。外郭築土爲之。方十里。五門。而二居北。康熙二十五年築。黑龍江內城。與齊齊哈爾同。西南北三面。排木爲外郭。方十里。南一門。西北各二。東臨江。康熙二十三年築。

三城中八旗。皆按法勒哈稽察。法勒哈。國語地面也。兩黃旗北。兩白旗東。兩紅旗西。兩藍旗南。制如京師。取五行相尅意。至城中地勢。齊齊哈爾北高南下。夏日南面苦泥淖。北面沙路平坦。仕宦家多據之。東南西南兩隅。窮檐蔀屋。如在墟墓閒。不免宵小竊處。要皆不如木城中。人家稀少。地面寬敞。且有廨舍兩府在。可高枕臥焉。

城中通衢委巷。皆無名號。可稱。惟齊齊哈爾南門一街。因有酒樓。俗呼九龍衙衙。九龍者。酒樓之轉音也。境內多廢城。最著者曰愛琿。雅克薩二城。愛琿俗稱愛呼。在黑龍江城東北十二里。方九百四十步。門五。

未詳何時築。雅克薩城、羅刹築。久爲大兵所毀。遺址在黑龍江城西北一千三百里。又有尼布楚城者。他書作尼布抽。亦作尼布潮。亦羅刹築。東南距黑龍江城二千里。大兵進勦。直抵城下。羅刹懼。乃定分界之議。今屬俄羅斯。康熙三十九年。聖祖諭云。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特、烏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稱爲樹中人。後俄羅斯強盛。遂并吞之。可見地本非其有。特中國不屑爭尺寸耳。

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木蘭。相傳兄弟二人築。土人謂之烏爾科。流入亡去不識途。多循此入關。

高宗御製文集。有古長城說。卽烏爾科也。

齊齊哈爾東南通墾河上。有瑪達呼城。夜行者嘗聞其中雞犬聲。或隱隱見旗仗驕從。如貴官出遊狀。且時有銅人及金玉諸物現於內。然苟有意攫取。輒目眩不能出。閒有叩禱累日。僅得古錢數枚者。不知何時遺跡也。又齊齊哈爾西北四十里。喀喇屯。有廢城。中多林木。望之翳然。大樹一株在城後。公海爾察既貴。嘗望樹祭其父。蓋父寄食此屯。死無塚墓故也。屯稍北。卽因沁屯。舊時楚勒罕在此。

齊齊哈爾境內廢城。約略可考者。西南三十里。梅楞屯之鄂勒歡城。西五十里。網安屯之克伊特城。七十里。哈彌雅台屯之果多城。東三百里之鄂吉岱城也。鄂勒歡城方二里。尼堪外蘭築。太祖癸未年撫降之。克伊特城。甲辰年撫降之。果多城方一里。癸丑年撫降之。鄂吉岱城方一里。甲辰年撫降之。此外東南六

十里有勒布國爾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有綽勒城。西北二百里有阿齊蘭城。東北三百里有喀布齊齊城。三百六十里有納延城。東二千里額爾伯克伊河。有城無名。土人並以古城稱。

黑龍江城。東五十里有濟鳴蘇城。六十里有徹赫特城。東南百里德文蘇蘇福魯蘇蘇之間。有德勒德尼城。東北有奇塔特城。在黑龍江城西北者。二十里曰衆安城。城東薩哈連部故壤。八十里曰額蘇里城。九十里曰洞城。百里曰穆魯蘇蘇城。果布噶爾城。三百里曰烏魯蘇城。城北庫爾喀部故壤。三百二十里曰呼瑪爾城。將軍薩布素征羅刹時築。九百里曰多陳城。阿薩晉城。一千三百里曰烏庫勒城。多錦城。其修築時代。歲遠無徵。要皆壁壘陳跡。不可不記。

邊地城垣。率用土木。是以廢址不過土塹。無瓦礫。惟一老將云。巴圖爾霍碩有輓城。方數里。址猶存。及肩者。其輓式與色。皆非近代所有。則城之從來遠矣。巴圖爾霍碩。在呼倫貝爾北境。有喀倫一。

石晉末。胡曠陷遼。爲蕭翰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

案五國城近會寧府。當在吉林烏喇寧古塔之間。此誤。

以地理考

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然蹤跡何在。茫不可指。即遼之皇都龍眉宮。東西南三樓之名。故老亦無知之者。矧渤海王大氏賀勒得墓。有無一坏。愈難懸揣。則古蹟之傳於後者。不過如是。必欲刻舟求之。豈惟邊塞內地亦難。



將軍廡在齊齊哈爾木城中偏東。正門三楹，轅門東西向，繚以鹿角。中建雙牙，朔望及拜疏，揭黃旗。正門內，戶兵刑工四司左右列，儀門內東西，復有四司。夏日治事所，中爲大堂，次後堂，皆五楹。後堂左曰煖堂，冬日坐之。右曰印房，俗稱堂司。東北隅樓房數十楹，軍器貢物等庫也。大堂東瓦樓三楹，銀庫也。庫後正房三楹，主事治事所也。房後有屋，守庫者居之。每日官二員，兵十名，協領等輪班稽察之。

將軍廡舊有鐘鼓樓，以傳更點。將軍那啓奉執形家言毀之，懸鐘南門側。每夜鐘起，商販擊鉦柝以應。惟南門一街如此，餘則風偶不順，寂無所聞。以市肆寥寥，無鉦柝之助故也。

墨爾根黑龍江副都統廡，初皆將軍治事所，規模與齊齊哈爾同。呼倫貝爾廡舍，北枕沙岡，岡上多古松。南一街店肆夾列，無城郭。布特哈呼蘭亦無城郭，不過廡舍一區，宛如山僻村落。然布特哈廡後臨水，有樓岸上榆柳相雜，公餘足快登眺。相傳總管額勒登布建額，齊齊哈爾滿洲仕至黑龍江副都統。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公倉，備用倉，並在城外。齊齊哈爾五十九廡，二百九十五間。墨爾根七十七廡，二百三十一間。黑龍江一百七廡，五百一間。呼蘭亦有備用倉八十九廡，三百六十四間。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八旗官學，各草堂五楹，皆乾隆九年建。齊齊哈爾義學，初用御史府空舍，後將軍那啓奉以爲御史奉裁，舊府當毀之。生徒乃就教者私寓受業，十餘年來學雖不廢，而講肄迄無定所。協領總管參領屯站等官，各有治事所，謂之官房子。前鋒番子亦有官房，則謂之前鋒番子房。他如教場、

礮房、火藥局、稅課司、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之。而齊齊哈爾收禁罪人之所。在將軍府西排木爲垣。中分內外。內曰牢獄。官司之。外曰倉子。旗下官輪守。因病醫官診治。醫官、流人、獄官、土人。頂戴巖然。將軍私宅稱府。在廡舍西北。中精舍三楹。壘石爲假山。將軍觀明。裁野芍藥數本。顏曰芍藥廳。廳前有李一株。嘗秋月再花。將軍有詩記之。

副都統私宅皆稱大人府。齊齊哈爾舊在木城外。後移城內。某將軍謂大人府不宜在將軍府上。復改城外。嘉慶十一年火。依舊制建廡舍北。與將軍府隔一街。

管庫理刑主事。向皆僦居僧舍。有家屬者賃廡。湫隘囂塵。安宅絕少。塔濟阿在任十年。上下十八口。住屋五楹。可見也。余初來寓城南萬壽寺。尋以教義學。買草舍五楹。明年八旗以官房廿餘楹見售。帶扣脩金。爲價頗廉。房在城東南隅。甚幽僻。故侍郎保泰嘗居之。侍郎去。贈龔君光瓚。龔去。賣入官院。中野草一叢。秋結紅豆。余因榜曰紅豆山房。嘉慶十五年。將軍宗室斌靜爲理刑者。覺羅玉成置宅一區。並擬買紅豆山房。爲他日管庫者計。果爾。兩主事任所有家。將軍此舉。一恤屬。一便公。誠兩得也。

齊齊哈爾西南至混同江。

案此混同江。指伯都訥一帶之松花江。

東北至黑龍江城一千三百五十里。中置十九站。康熙二十

四年。郎中色奇奉詔定。今茂興、古魯兩站間。有烏蘭諾爾一站。則爲二十站。雍正五年。將軍傅爾丹增。故

烏蘭諾爾有新站之稱。

齊齊哈爾城中卜奎站起。西南五十五里曰特木德赫。七十五里曰溫托歡。七十五里曰多甯。七十五里曰塔爾哈。六十七里曰古魯。五十五里曰烏蘭諾爾。四十五里曰茂興。凡八站。卜奎站起東北六十里曰塔爾哈。七十里曰寧年。凡二站。此十站謂之下站。站官一員治之。甯年站起東北八十里曰拉哈。六十里曰傅爾多。四十三里曰喀木尼喀。四十二里曰伊勒哈。七十里曰墨爾根。七十五里曰科絡爾。七十六里曰喀塔爾希。八十五里曰庫穆。三十五里曰額玉爾。七十八里曰黑龍江。凡十站。謂之上站。站官一員治之。

齊齊哈爾西北至呼倫貝爾。雍正十年設十台。曰西勒圖。曰納齊希。曰蒙古勒烏克察起。曰額赫昂阿。曰巴里瑪。曰延博霍托。曰霍絡起。曰捫都克伊。曰雅克薩。曰集爾瑪大。呼倫貝爾筆帖式二員治之。

烏蘭諾爾站。東至呼蘭。雍正十三年設六台。曰博勒集哈。曰察布齊勒。曰俄多勒圖。曰布喇克。曰扎喀霍。額曰呼蘭下站。站官兼治之。

齊齊哈爾東南至呼蘭。東北至黑龍江。按站計程。皆八百餘里。此外別有捷徑。約近大半。然通呼蘭者行旅不絕。通黑龍江者終歲無一人。所以然者。呼蘭道中蒙古家可以借宿。黑龍江則深山密藪。寂無人蹤也。

康熙二十一年，將軍郎談疏言臣等從達呼爾、墨爾根諸邊圍獵而行，凡十六日，至羅刹雅克薩城，從黑龍江順流回，凡十五日，至愛琿城，觀水勢，從愛琿至雅克薩，舟楫可通，無險阻之患，兩岸俱可牽纜而行。從愛琿至黑龍江，混同江會合處。案此云混同江，指上游而言，松花江至伯都訥以下與嫩江合流處，會典圖即謂之混同江。歷拉林、阿勒楚喀三姓與黑龍江匯流處，謂之墨河口，又東得烏蘇里河口，又東至於海。馬行可半月程，從兩江會口至雅克薩城，馬行可一月程，舟行逆流，可三月程。疏載八旗通志名臣傳時，尙未置驛站，故道里如此。

上下站壯丁，自爲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過客，私開旅店，開亦有之。過此則黃沙極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聞雞犬聲不得。

過混同江北來，直至多爾站，環站雜處皆蒙古，素與站丁往來，或結姻亞，然讓畔讓路之風，微動以雀角鼠牙，質成幕府，將軍傅玉惡其生事，禁蒙古不得擅入城，偶值，卽馬前杖逐之。一時蒙古咋舌，有老虎將軍之目，邊境晏然。

黑龍江至京師，有二路，由吉林，奉天入山海關者，俗稱大站，此進本路，由蒙古郭爾羅斯，扎賚特，都爾伯特，烏珠穆沁等部入喜峯口者，俗稱蒙古站，亦曰草地，此遞摺路，又由蒙古境入法庫邊門。案俄人地圖於

羅新旗入法庫門加一

錢，此捷徑彼已知之。至盛京，有一路，俗稱八虎道，八虎者法庫轉音，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察奉天諸邊，卒於

八虎口。卽此商販往來必由之路也。三路道里遠近。入關出塞者所宜知。並爲詳考。而附記於後。

由大站至京道里。自茂興站起。南八十里至吉林省伯都訥站。七十里至舍利站。六十里至蒿子站。

三十五里至孫扎包站。俗名五家子。四十五里至陶賚洲站。五十里至蒙古站。四十五里至登額勒哲庫

站。俗名秀水甸子。四十五里至法特哈站。站在法特哈邊門內。四十五里至舒蘭河站。六十里至金洲俄佛羅站。俗名哲松站。

五十里至尼什哈站。站在吉林城外十里。七十里至搜登站。俗名蘇通站。七十里至伊勒捫站。五十里至刷煙站。俗名雙楊

站。六十里至伊巴丹站。俗名驛馬站。六十里至阿勒坦額墨爾站。俗名大孤山。六十里至克爾蘇站。八十里至葉

赫站。家業赫明之北關。故一部落。以兄弟爭長。致由婦人爲我太祖所併。四十里至棉花街站。站在奉天威遠堡邊門外。五十五里至奉天省開原站。七十五

里至高麗屯站。七十里至懿路站。七十里至盛京城。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巨流河站。七十里

至白旗堡站。五十里至二道井子站。五十里至小黑山站。七十里至廣甯站。八十里至十三山站。五

十四里至小凌河站。五十四里至高橋站。六十二里至甯遠站。六十二里至東關站。六十三里至涼

水河站。九十七里入山海關。至昌黎縣遷安驛。六十里至樂亭縣榆關驛。四十里至撫甯縣蘆峯口

驛。七十里至盧龍縣灤河驛。六十里至灤州七家嶺驛。一百里至豐潤縣義豐驛。八十里至玉田縣陽樊驛。八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七十里至三河縣三河驛。七十里至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都城。凡三千三百餘里。

由蒙古站至京道里。自卜奎站起。西一百六十里至蒙古境內哈代罕站。八十里至綽羅站。一百二十里至克爾蘇台站。一百六十里至哈沙圖站。一百八十里至諾水齊站。一百四十里至伯里額爾格站。一百三十里至奎遜布喇克站。一百四十里至希嫩果爾站。八十里至三陰哈希站。一百三十里至達喇海站。一百四十里至俄岳羅克圖站。一百三十里至洪霍圖站。一百二十里至伯里克站。一百四十里至圖哈圖站。一百五十里至奎蘇庫站。一百三十里至大平格爾站。由此稍西北一百九十里至熱河。九

十里至寬城驛。八十里至喜峯口。七十里至三屯營。七十里至遵化州。六十里至石門驛。七十里至薊州。七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通州。四十里至都城。凡二千三百餘里。

由八虎道至盛京道里。自茂興站起。西六十里至蒙古境內色克吉。以下皆蒙古村名。案此即俄圖加綫之道。由鄂爾羅斯草地入法庫門者。十五里至納哈代。十五里至捫圖克伊。四十里至齊罕特默。五十里至哈斐爾罕。五十里至烏蘭札勒哈。十八里至奈吉。三十里至古爾班格爾。十里至俄爾拖巴喇。四十里至奈瑪代。五十里至烏拉勒。

吉台五十里至察倫霍多克三十五里至白彩三十里至達蘭錫伯二十五里至瓦房十里至克什克轄八里至鄭家屯二里至轄爾薩台二十里至蒙古拖羅凱八里至烏蘇倫扎蘭二十里至都爾本台吉八里至塔本格爾三十里至綱安錫伯五里至噶布喇二十里至轄巴爾台七里至阿爾泰台吉八里至多倫諾因五里至罕霍多克四十里至多倫格爾十五里至都爾本格爾五里至六家子四十里至郝公屯十里至新安堡二十五里至燒鍋五里至法庫門門在奉天開原縣西北二十里案法庫漢人言澤布也二百餘里至盛京城凡一千餘里。

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國語謂之喀倫。俗稱卡路。案今稱卡倫。卡倫之用有三。一常住卡倫。二冬夏就水轉徙卡倫。三隨時建真卡倫。防務稍竣則撤去。古區脫遺制。在

齊齊哈爾者。曰莽鴉喀倫、綽羅喀倫、博爾齊勒喀倫。凡三處。而茂興等十二喀倫不與。在墨爾根者。曰庫爾河喀倫、諾敏河喀倫、喀布齊勒峯喀倫、綏楞額山喀倫、喀木尼峯喀倫、布爾扎木喀倫。凡六處。在黑龍江者。曰烏魯蘇灣喀倫、畢喇拉河口喀倫、牛曼河口喀倫、孫河口喀倫、訥墨爾河源喀倫、黑龍混同兩江會口喀倫。凡六處。在呼倫貝爾者。東北曰庫爾都勒喀倫、特爾墨勒普喀倫、特尼克喀倫、沖固嶺山溝喀倫、墨爾根河口喀倫、河爾坡圖山溝喀倫、喀喇俄索山溝喀倫、薩爾奇圖山喀倫、凱喇爾河喀倫、翁庫喀倫、烏蘭網安喀倫、布喇克圖泉喀倫、墨會圖泉喀倫、拖洛會圖喀倫、俄爾托布喇克泉喀倫。凡十五處。

以防俄羅斯也。西南曰喀布齊海圖喀倫、阿喇爾圖喀倫、扎喇布爾奇勒喀倫、闊爾海圖喀倫、哈沙圖喀倫、音沁喀倫、阿魯布扎克喀倫、墨敦哈沙圖喀倫、扎密霍都克喀倫、布伊爾布隆德爾素喀倫、俄爾孫河喀倫、額布都克喀倫、希林、霍都克喀倫、額布爾布喇克喀倫、納爾蘇圖喀倫、布喇克喀倫、凡十六處。以防喀爾喀也。又有珠爾特伊喀倫、希布爾布喇克喀倫、巴延珠爾克喀倫、烏爾爾齊喀倫、巴雅斯呼朗圖喀倫、巴圖爾霍碩喀倫、庫庫多博喀倫、額爾德尼拖洛會喀倫、蒙克什里喀倫、阿布核圖喀倫、蘇克特伊喀倫、察罕敖拉喀倫、凡十二處，亦爲俄羅斯設。

案從前中俄界在尼布楚雅克薩，故逼近呼倫貝爾處，實卡倫最密，今界在黑龍江三姓，當沿江至烏蘇里河與凱湖，改設卡倫百餘處，從前老卡

倫不可用矣。

在布特哈者曰喀爾開圖喀倫、烏爾布齊喀倫、吉爾吉哈諾爾喀倫、溫托琿喀倫、喀喇山喀倫、凡五處。在呼蘭者曰珊延富勒哈喀倫、綽羅河口喀倫、諾敏河口喀倫、布勒噶里喀倫、凡四處。通計六城喀倫，共六十七處，皆據山川險要爲之防守，每處官兵多寡有定額，而更代之遲速亦有定期，要皆佐領等官之重役也。

齊齊哈爾城中，有城隍廟、土地祠、馬神廟、觀音菴，城外有先農壇、關帝廟、萬壽寺、三官廟、龍王廟、大悲菴、藥王廟、鬼王廟、昭忠祠、普恩寺、河神廟、鎮江閣，住僧皆隸戶司，有僧官一人爲之長，僧率盜與闖被罪者爲之，利齋施披繫，戒律非所聞，未知其能起懺悔心否。



社稷。孔子。徧天下。皆得祀。黑龍江一省。獨無。此爲闕典。至其祠宇。在官之祭。曰先農壇。曰關帝廟。曰文昌閣。曰昭忠祠。先農春祭。關帝文昌昭忠祠春秋祭。祭日。昭忠祠遣官。餘將軍副都統親行禮。祝版。先農。關帝清文。文昌漢文。皆部頒。其迎神送神。獻爵讀祝儀。將軍宗室。永壽定。然惟齊齊哈爾行之。他城不爾。城隍廟在城中西南隅。神最靈。瘞像如四十許人。云是生時。曾鎮斯土。歿而祀之者。有盜馬案。主者審七閱月。已具服。其魁吳保兒。獨無辭。將軍觀明疑之。命余與果君德興等。覆審余念盜賊。卽不畏法。甯不畏神。因默禱。卽神前夜問之。未及明。情盡得。後聞吳保兒甫入廟時。殊沮喪。數垂頭自語曰。此豈兒戲地耶。於此見神道設教之理。因書額曰。惠從影響。懸殿上。時嘉慶十三年七月。

城隍座東爲瘟神。主救民疫癘。西爲秦叔寶像。小說謂叔寶嘗爲快手。故番子祀之。有祖師秦二爺之稱。馬神廟在城中卜奎站側。前殿祀關帝。而馬神附。故門額大書關帝廟三字。馬神廟仍俗稱也。殿後卽文昌閣。閣下有瘞像。或以爲朱衣。或以爲朱子。余以爲孔子。尙不知尊何論朱子。此必朱衣無疑。佐領崔君達與阿嘗立惜字會。歲于重九。閣前焚化。是日蒙師畢來登高。俗有先生會之目。

北門土地祠。在高阜上。旦暮登眺。遠近可卽。相傳明亮爲將軍。夫人病。夢一懶憊老嫗。乞棲身地。寤而物色之。得大士舊像於祠中。重事裝嚴。改名觀音寺。然至今稱土地廟如故。

觀音菴在木城西南。乾隆間。都中戍一老尼死。此由是稱姑子菴。菴西南禮拜寺。回人所建。不在僧刹之

列。

關帝廟在城西南。內殿像設極威神。兩壁繪戰蹟。亦井井有序。殿之外層。甲仗森然。皆從征將士凱歸所陳列者。籤詩百最著驗。與京師正陽門同。惜無善本。某公嘗虔錄一帙存廟中。

殿東有室。中塚如來。左老聃。右孔子。而以匠作醫卜雜技之祖配。榜曰三教祖師。不知始於何時。非禮也。將軍傅玉嘗毀一韓匠祖師像。曰何物醜鬼。亦濫香火。其剛果可想。然獨怪聖人之祀。雜於異端。從無議及更正者。坡公云。坐令魯叟作瞿曇。今古同慨。

萬壽寺在南門外。中供皇帝龍牌。恭遇三大節。將軍率屬於此行禮。後有樓貯雍正時頒到藏經。前舍三楹。送往迎來所也。余初至。寄居一月。乃買宅入城。

萬壽寺稍南。舊有木牌林立。歷任將軍副都統之德政去思碑也。碑無文。但書銜名及在鎮年月。相傳將軍傅玉碑甫立。有潛刻詆毀字面於旁者。官不問。久之。公再來。官懼爲重立之。後遵功令。碑盡毀。

大悲菴在萬壽寺後。藥王廟側。殿旁有祠。塚像本朝冠服。繫黃帶。蓋康熙間將軍宗室楊福也。嘉慶十四年。將軍觀明調任烏里雅蘇台。去之日。商販流戍。哭送南門外。強留其鞵及佩囊射鞵。爲建生祠。而皮藏遺物於祠中。祠亦在大悲菴。余有記。程君煥代作。門人齊轍布書。

城西普恩寺。俗稱娘娘廟。地據沙阜。形如龜。林木翳蒼。西望嫩江如帶。春秋遊覽之所。此爲第一。寺中有

紙本飛來大士像。殿上揭一牌。楷書靈異記。杭州旗人華照撰。照自言。乾隆壬戌以上書得罪來黑龍江。中途夢碧霞元君。呼爲道中人。有所云云。自是醫學大進。痘疹尤著效。又言。元君手授劍一。箠籬一。命與龍戰。是夜果有龍骨出嫩江。見於富喇爾吉屯。語殊荒謬。不可爲訓。

普恩寺前有亭。乾隆四十八年。流人劉廷耀築。自書霞蔚雲興額。黃君道颺分書浮幻因緣額。亭名闕如。嘉慶十三年。余重修之。名曰海粟。自爲記。與舊額並揭亭中。識者笑曰。一亭之費。一季俸也。蓋名秋俸亭。謔矣。

普恩寺西北。河神廟。鎮江閣。並臨嫩江。閣前壘土。高七八尺。環柵爲鄂博。每歲四月。八旗祭江河。對此行禮。鄂博。蓋蒙古語也。又各邊分汛之所。積土爲標識。亦稱鄂博。呼倫貝爾等處多有之。

墨爾根。黑龍江關帝城。隍皆有廟。龍王。馬神等廟。墨爾根有之。土地祠。觀音菴。大佛寺。娘娘廟。黑龍江有之。呼倫貝爾有喇嘛寺二。此外荒村僻壤。莫不有廟。大抵關帝土地之祀最盛。然規模狹隘。至有築室高一二尺。卽奉香火者。不勝記也。

齊齊哈爾諸廟。各有會期。或三日。或五日。誦經演劇。商販贖金以辦。僧與伶。皆流人也。惟四月二十一日。普恩寺一會。首事者皆娼妓。是日進香觀劇者。肩摩轂擊。十倍平時。程君煥嘗作賽會篇以風之。

## 黑龍江外記卷三

黑龍江、索倫地。今所居不盡索倫。滿洲、漢軍。徙自吉林、巴爾呼、鄂勒特。歸自蒙古達呼爾、俄倫春、畢喇爾。則其同鄉。而別爲部落者。世於黑龍江。人不問部族。概稱索倫。黑龍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倫自號。說者謂索倫驍勇聞天下。假其名足以自壯。此論得之。

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新曰伊徹。轉而爲伊齊、一氣。

案當作轉而爲伊齊。又轉爲義氣。

其初多吉林產也。又有所

謂庫雅喇滿洲、瓜勒察滿洲者。以地名。皆伊徹滿洲也。百餘年來。分駐齊齊哈爾、黑龍江、呼蘭三城。編其旗爲八。曰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左翼也。曰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右翼也。左右翼。國語曰達斯歡噶喇、哲伯勒噶喇。土人但稱達斯歡哲伯勒。所謂歇後。土語類然。約計之。八旗、佛滿洲不過什一。而族望素著者。惟瓜爾佳、舒穆魯數姓。

漢軍、其先多出山左。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三城有之。其豪族崔王兩姓。崔尤盛。號崔半城。而東崔不與王氏相傳完顏裔。又有果氏者。以爲系出滿洲。皆不可考。索倫族類至繁。有敖喇、都喇爾、布喇穆等姓。

布特哈、呼倫貝爾皆有之。在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者寥寥。亦有流寓俄羅斯者。其國謂之喀穆尼。漢又謂之通古斯。蓋羅刹作亂劫去者。數十年前嘗有願歸故土之請。今不聞。

達呼爾一作達呼里。舊作打虎兒。有音無字。譯寫偶不同也。著姓有克因精奇里、瓦蘭果布勒等氏。而占籍於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布特哈。閒有流寓呼倫貝爾者。不過數家。

巴爾呼、鄂勒特皆蒙古也。巴爾呼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哈爾者。舊巴爾呼也。在呼倫貝爾者。新舊巴爾呼相閒。而新者盛也。鄂勒特一作厄魯特多。在呼倫貝爾齊齊哈爾閒有之。

俄倫春。索倫達呼爾類也。亦有姓都喇爾者。似與索倫爲近。其隸布特哈八旗爲官兵者。謂之摩凌阿俄

倫春。其散處山野。僅以納貂爲役者。謂之雅發罕俄倫春。

案鄂倫春部人善用火槍。黑省編入隊伍。

摩凌阿、雅發罕。猶言馬上步

下。此國語也。雅發罕俄倫春。有布特哈官五員分治。三歲一易。號曰諳達。諳達歲以徵貂至其境。其人先期畢來。奉命惟謹。過此則深居不可蹤跡矣。畢喇爾亦然。畢喇爾有驍騎校四員分治。其人有姓默訥赫爾者。有姓都訥亨者。蓋卽俄倫春類。

旗下八部落外。來自內地編入軍籍者。營站屯三項也。營、水師營也。總管治之。站、上下二十站也。站官治之。屯、官地也。屯官治之。三者流入戍卒子孫。而吳尙耿三藩舊戶。站上居多。故皆無仕進之例。不應役則

自食其力。而屯丁請還籍聽之。營站兩項不能也。

流人遇赦不歸。例入官地安插。不則自入伯都訥民籍。然後可居境內。非是者謂之浮民。境內不留也。然今齊齊哈爾浮民無數。商販私立家業者亦不少。皆例所禁。嘉慶十三年編番戶口。齊齊哈爾旗營站屯。九千七百二戶。四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名口。墨爾根八旗營屯。一千八百五十五戶。七千九百六十九名口。黑龍江八旗營屯。四千一百九十九戶。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名口。呼倫貝爾八旗。四千七百六十九戶。二萬九千七百一十三名口。布特哈八旗。四千三十三戶。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名口。呼蘭八旗營屯。一千六百五十九戶。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四名口。通計全省共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七戶。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名口。生齒可謂繁矣。黑龍江置將軍鎮守。自康熙二十二年始。原駐黑龍江城。二十九年移墨爾根。三十八年移齊齊哈爾。案齊齊哈爾距愛琿八百餘里。聲息太不相通。自以移駐黑龍江城爲扼要。百餘年來。率以宗室及京師滿洲爲之。惟塔

爾根 爲齊齊哈爾土著。然公歸自軍營。卽予告終未受事。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各副都統一員。國語曰梅勒章京。俗稱二大人。齊齊哈爾康熙三十七年設。墨爾根三十二年設。黑龍江二十二年設。始爲之者。墨爾根喀。特設。黑龍江溫。特設。後移喀於齊齊哈爾。遂爲省城副都統之首。

墨爾根、黑龍江未設副都統時。城守尉一員駐之。既設副都統。遂裁。而其印至雍正八年乃廢。以副都統

有印自是年始。齊齊哈爾副都統與將軍同城，故無印。年班及遷調缺亦不署。然通省事皆得與聞。此與墨爾根黑龍江專治一城者不同。

將軍幕下初設管檔主事一員，倉屯官筆帖式爲之。土缺也。以司堂上事，俗稱堂主事。從前挂朝珠，知非定制乃已。然今僭用繁纓如故。

乾隆三年，部議黑龍江設理事通判一員，將軍額勒圖請改主事。在幕理刑，並請銀庫置員外郎。部議亦置主事，均由六部筆帖式簡授。久之，將軍宗室恆秀請理刑主事，改用土人，未幾所改者以屯官獄戍伊犁，乃照例復用刑部理藩院筆帖式。都下筆帖式相擲揄曰：若何酷似黑主事、黑主事，管庫理刑之謂也。將軍副都統下統理旗務者，協領也。國語曰固山達，舊作固山大，齊齊哈爾一員治一旗，共八員。墨爾根黑龍江一員兼二旗，各四員，並以滿洲、索倫、達呼爾、巴爾呼爲之，亦有參用漢軍者。軍營薦授非定例，又將軍那啓泰嘗請簡用京員，尋以京員得罪不復用。

協領下分理旗務者，佐領也。國語曰牛录章京，有公中世管之分。齊齊哈爾、滿洲十六員，漢軍四員，索倫四員，達呼爾十二員，巴爾呼四員，共四十員。墨爾根、漢軍二員，索倫十員，達呼爾五員，共十七員。黑龍江、滿洲十六員，漢軍二員，索倫一員，達呼爾七員，共二十員。而齊齊哈爾索倫近日式微，其佐領額缺皆爲達呼爾所并。

佐領之貳。驍騎校也。國語曰芬德撥什庫。設立部族員數。與佐領同。但無圖記。

介乎佐領驍騎校。可以稽察一旗者。防禦也。國語曰圖窪沙喇哈番尼。

案當作  
尼哈番

哲爾吉章京。俗但稱哲爾

吉章京。亦稱蘇喇章京。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各八員。皆滿洲。

水師營總管一員。國語曰烏赫里達。駐劄齊齊哈爾。其下有四六品官各二員。而黑龍江四品官一員。五六品官各二員。及駐劄吉林造船四五六品官各一員。皆聽管轄。例以漢軍爲之。其所屬同。

火器營參領一員。國語曰扎蘭章京。舊作甲喇章京。亦漢軍缺。其下素無士卒。春秋操放鎗礮。調旗兵。暫用之。而所司火器。旗下佐領二員。典守是其屬官。故齊齊哈爾水火二營參領號閒曹。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各七品倉官一員。掌圖記而無俸。初以三年滿。離任候陞。將軍宗室恆秀奏改四年。諸部人皆可爲之。

屯官管理官屯。七品官。先是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既立官屯。事皆倉官兼理。雍正十二年。郎中達壽請各設屯官一員。五年滿在任候陞。將軍宗室恆秀奏改四年。諸部人皆可爲之。

上下站各站官一員。諸部人皆用之。本六品。有印。乾隆三十七年。給事中薩欣請照吉林改八品。並改六年滿在任候陞爲離任停俸候陞。今則六年改四年。亦將軍宗室恆秀奏定。



額設筆帖式。有清漢繙譯、蒙古繙譯、營倉站三項之分。齊齊哈爾三十八員、墨爾根、黑龍江各六員。皆未入流。惟銀庫二員、九品食俸。例選習漢文者引見補授。亦乾隆三年設。

上下二十站。各筆帖式一員。站上稱相公。而站官下關防筆帖式二員。稱總老爺。他無此號。

筆帖式未入流者。咨部註冊。號實缺。其將軍委放。不咨部。仍歸春秋操閱者。謂之阿喇哈筆帖式。土人戲爲諺云。頭上金頂亂碰。提到官事發楞。問君多大前程。二十四兩準秤。譏其實爲馬甲也。

康熙三十四年。將軍薩布素疏請墨爾根兩翼各設一學。助教一員。每佐領選幼童一人。肄習國書。是爲建學立師之始。今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官學。其生徒每佐領一人如故。惟司訓者名教習。俗稱學官。例以筆帖式充補。滿三年引見。用驍騎校。

宗室永瑛爲將軍。選齊齊哈爾八旗子弟二十人。從龔君光瓚習漢書。歲給束修八十兩。柴炭費二十餘兩。事始嘉慶元年。俗謂之漢官學。實義學也。後龔忤副都統。徒呼倫貝爾。王君霖代之。將軍那昏泰召龔還。王卒。龔復代之。十一年秋。余初抵任。龔赦歸。將軍觀明從八旗請。乃以余代。

墨爾根、黑龍江官學。歲報諸生功課於將軍幕。齊齊哈爾官學。例由戶司稽察。義學初立。以水師營官果君德興爲學長。將軍不時至學。考勤惰。後將軍去。學長裁生徒之額。遂不足。雖補送之。令戶司時下八旗。虛應故事而已。說者謂滿官學生。歲給膏火銀二兩。義學生無之。然則滿官學生。嘗溢額。義學生。嘗不足。

額。膏火有無所致也。

呼倫貝爾向遣內大臣或侍郎一員爲統領。始雍正十年。至乾隆八年。改設副都統銜總管一員。歸將軍管轄。其缺例用滿洲。而其下按部設官。有索倫、巴爾呼總管二、副總管四、佐領驍騎校各二十四。新巴爾呼總管二、副總管四、佐領驍騎校各二十四。鄂勒特總管一、佐領二、驍騎校四、護軍校二。並其餘關防、蒙古繙譯及管台等筆帖式。凡一百二十有八員。

布特哈初設索倫、達呼爾總管二員、副總管八員。謂之打牲頭目。副頭目。康熙三十年後。陸續增設滿洲總管一員、副總管八員。掌印治事。以佐領驍騎校各九十七員、關防筆帖式八員爲之屬。皆部人。

呼蘭城守尉一員。雍正十二年設。其下副總管二、佐領驍騎校各八、倉屯官各一、筆帖式四、委官六、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人與本城參用。故號公缺。

黑龍江自雍正元年始。歲遣滿洲御史一員駐劄齊齊哈爾。乾隆間。改五年巡察一次。近乃裁御史。改遣盛京侍郎。故土人猶有御史大人之稱。至侍郎按部。例以歲暮至省。先黑龍江。次墨爾根。次布特哈。次呼倫貝爾。次齊齊哈爾。次呼蘭。由呼蘭回任覆命。此巡察之序也。先倉庫。次軍器。次船艦。次技藝。次文案。次台站。此巡察之事也。

達呼爾部舊有提督鎮守。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傳云。是晚令鎮守達呼爾提督白克進戰船於雅克薩城。

東南以備水戰。事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時黑龍江已設將軍提督一官。未詳駐劄何地。何時裁撤。

黑龍江八旗士卒品類有五。曰前鋒。曰領催。曰馬甲。曰匠役。曰養育兵。統計全省額設前鋒一百八十六名。領催七百五十二名。馬甲八千四百一十三名。匠役一百五十二名。養育兵八百名。共一萬三百餘名。平時自應其役。軍興皆聽調撥。往往以勇猛敢戰。取翠翎珊瑚頂及巴圖魯名號如寄。此海內所以稱勁旅也。

前鋒國語曰噶布什先。轉爲噶布先。俗呼噶巴什。齊齊哈爾八十名。墨根爾、黑龍江各四十名。呼倫貝爾二十六名。其人例服白比甲。有頂則服白馬褂。將軍副都統有事出入。佩囊韃。負旗幟。爲先導。遇決囚亦充劊子役。蓋兵中號勇捷者。

領催國語曰博碩庫。轉爲撥什戶。佐領下會計書寫之兵也。齊齊哈爾一百六十名。墨爾根六十八名。黑龍江一百四名。呼倫貝爾二百四名。布特哈一百八十四名。呼蘭三十二名。例以識字者充補。凡馬甲所在。率若輩長之。

馬甲國語曰烏克申。俗稱披甲。尤西堂詩。八旗披甲聚如山是也。齊齊哈爾一千九百三十三名。墨爾根七百六十八名。黑龍江九千九百九十四名。呼倫貝爾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布特哈一千八百名。呼蘭四

百五十二名。其役至雜至苦。稍習書算者。多給事諸司。或爲親隨。以取頂戴。所餘以筋力任奔走之勞。人愈寡。役愈繁。故俗於馬甲有破披甲、窮披甲之目。

康熙三十年。聖祖諭云。齊齊哈爾地方。以索倫、達呼爾之衆。酌量令其披甲駐防。遣滿兵二百人往彼教訓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樂披甲。如此則既無遠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糧糧矣。按今日索倫、達呼爾馬甲。較滿洲技藝有過無不及。可謂青出於藍。

匠役。國語曰法克什。其名目曰鳥鎗匠。曰弓匠。曰鐵匠。曰鞍匠。凡四項。齊齊哈爾六十一名。墨爾根三十一名。黑龍江四十四名。呼蘭十六名。平時無事。多在將軍副都統宅執灑掃役。或擊鐘以傳更點。在銀庫貼寫有逾三十年者。此爲最雅。

養育兵。國語曰華沙布勒綽哈。嘉慶九年新設。齊齊哈爾三百二十名。墨爾根一百八十名。黑龍江三百名。先是康熙五十五年。署將軍瑪喀禮請撥旗營兵三百五十名。在烏甯克爾、珠爾亨等處屯田。以償積欠。雍正六年。欠項完結。將軍富爾丹請留兵一百八十名屯田。餘並徹還應役。乾隆三十九年。將軍傅玉請將屯田改在齊齊哈爾附郭地方。至是將軍觀明請改屯田馬甲一名爲養育兵二。並墨爾根、黑龍江屯田者亦歸畫一。號曰公田。此養育兵所由來也。

水師營兵。齊齊哈爾領催七名。水手二百六十八名。墨爾根領催一名。水手四十三名。黑龍江領催八名。

水手四百一十九名。呼蘭領催一名。水手三十九名。駐劄吉林造船。領催八名。水手三百名。水手許充番子。件作閒有委放筆帖式者。然與屯站二項。例皆不與征伐。與旗兵異。

上下二十站。關防領催二名外。每站領催一名。壯丁二十六名。惟卜奎站壯丁多三名。博勒集哈等六台。每台領催一名。壯丁九名。領催皆支餉銀。壯丁無。又茂興等站喀倫。烏克申五十三名。緝捕逃盜。是其專責。雖壯丁爲之。而支餉附於八旗。

齊齊哈爾官屯領催三名。壯丁三百名。墨爾根官屯領催一名。壯丁一百五十名。黑龍江官屯領催四名。壯丁四百名。呼蘭官屯領催五名。壯丁五百一十名。壯丁亦無餉。與台站同。

幕府諸司抄錄文案者。曰貼寫。國語謂愛什拉喇。部院吏胥類也。馬甲爲之。可授筆帖式。他如兵司之舒什哈。銀庫之庫丁。印房之書辦。諸司之畫匠。雖亦馬甲所充。不過拔補前鋒領催而已。舒什哈。國語鞭也。兵有過。若輩鞭之。故名。書辦。用印者也。畫匠。裱背屋宇。裝釘冊籍者也。實不副名。未詳何意。

戈什哈。親隨之稱。將軍副都統名下。前鋒領催。馬甲並爲之。長以佐領等官。號戈什哈。哈。番俗稱門官。從前亦用布特哈兵爲戈什哈。乾隆六十年。以事裁汰。始專用本城。協領佐領主事。亦有戈什哈。皆馬甲。番子司巡緝。統以協領等官。而隸於刑司。故柎楊篋楚。皆經其手。領催馬甲。水手並充之。戶司亦有番子。照料貢物而已。

外郎協領下辦事馬甲也。領催爲之。稱固山撥什戶。皆於所部佐領下拔其尤者。而佐領下又自有牛泉。外郎撥什戶旗曰固山。佐領曰牛泉。此國語也。

圖窪探路兵也。官遠行如察邊之類。例有圖窪爲前導。其精幹者。馬上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讀成一字乃合。

每歲駕駐木蘭。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例派官兵十六人赴行在。較射布靶。五箭中者。賜戴翎頂。餘賞銀有差。又呼倫貝爾派十人。布特哈派二十人。隨駕入哨射生。謂之固申默爾根。猶言三十名好身手也。有能馳獻麋鹿。則拜翎頂黃馬褂之賜。而其外有哨鹿者二名。布特哈人。

前鋒、領催缺。馬甲補之。馬甲缺。匠役、養育兵、西丹

案西丹謂幼丁。

補之。名曰驗缺。其驗缺之制。旗下報出缺於兵

司。兵司調應補者集教場。人具木牌一。牌書旗分年歲及從征行役各履歷。然後將軍副都統按牌觀馬步射。擇技藝精勞績著。與夫食指太衆者補之。有因衰老請退者缺。卽以其子弟補。此將軍觀明驗缺法也。一時資緣請託。絕跡無聞。識者以比將軍綽爾多。謂其公正相埒。

營站屯領催水手及喀倫烏喀申缺。將軍副都統驗其能張弓者補之。餘貼寫之類。諸司指名咨取兵司註冊。不關白將軍副都統。

旗下未入伍者。號西丹。遇有征伐不得與。多充庫圖勒。因人自奮。以取功名。如公海蘭察。卽由此起家。庫圖勒轉爲庫特勒。譯言控馬奴也。都人嘗謂不受凌虐而衣食足者可稱庫特樂。其反是者直庫特累耳。韓文懿公有懷堂詩作苦獨立。蓋亦此意。

## 黑龍江外記卷四

黑龍江歲需一切銀兩，皆仰給盛京地方所出牛馬稅官房租，外無他項也。一歲應用如千十一月內造冊，遣協領一員，率佐領驍騎校等，之盛京請領。而於明年元旦後數日回省。此齊齊哈爾之一較也。若夫墨爾根等五城銀兩，初亦由齊齊哈爾官一并領來交庫，而五城自於庫上領之。乾隆六十年，奇三案起，乃改由五城派官自之盛京請領。於是齊齊哈爾銀庫之權分，主者乾沒之弊亦頓減。

官兵歲支俸餉，齊齊哈爾八萬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墨爾根三萬一千四百兩，黑龍江五萬九千八百五十九兩，呼倫貝爾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兩，布特哈三萬七千九百兩，呼蘭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兩，通計全省共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兩，而制錢一千六百餘串附，亦由盛京領來。諸城搭放兵丁有定數。官員歲支俸銀，將軍一百八十八兩，副都統一百五十五兩，城守尉協領總管參領一百三十兩，佐領水師營四品官一百五兩，防禦水師營五品官八十兩，主事驍騎校水師營六品官六十兩，屯官四十五兩，站官四十兩，銀庫九品筆帖式二十一兩有奇。例於二八月朔支領，將軍養廉初定二千兩，後析五百兩歸成都將軍，今裁定一千五百兩，副都統養廉七百兩，例於三月十月朔支領。



管庫理刑主事。歲支公費銀十二兩有奇。例於二八月稅課司領。

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俸銀。視副都統無養廉。月支鹽菜銀十餘兩。其屬有食全俸者。新巴爾呼、鄂勒特總管以下官。有食半俸者。索倫、巴爾呼總管以下官。

布特哈官。滿州全俸。索倫、達呼爾半之。半俸。昉於乾隆二十五年將軍綽爾多之請。前此無。其世職初襲半俸。次卽裁。故應襲者以不選爲幸。

兵丁歲支餉銀。前鋒領催三十六兩。馬甲屯站領催二十四兩。呼倫貝爾、布特哈前鋒領催同。水師營領催烏鎗匠十八兩。養育兵、弓鞍鐵匠、水手十二兩。呼倫貝爾、布特哈馬甲同。例於二八月朔支領。布特哈則楚勒罕時放之。閏歲三十六兩者加三兩。餘可類推。

卜奎站。額設馬四十四匹。牛三十頭。特木德赫至茂興等七站。每站馬二十六匹。塔哈爾至黑龍江等十二站。每站馬二十四匹。餘茂興等十九站。每站牛二十七頭。博勒集哈至呼蘭等六台。每台馬五四。牛五頭。通計台站額馬四百九十二匹。牛五百七十三頭。每馬月支草豆銀一兩五錢。牛月支草豆銀一兩。歲共支馬牛草豆銀一萬五千七百兩有奇。例於春季支領。

二十站六台。額設馬牛。歲按三分倒斃。應銷馬一百四十七匹。牛一百三十七頭。每馬價九兩。牛價七兩。西勒圖等十台。應銷馬四十四匹。牛六十頭。每馬價六兩。牛價五兩。又歲修車一百輛。每輛銀五錢。此二十

站六台所無。通計歲支買補馬牛及修車銀共二千八百八十兩有奇。亦春季支領。庫貯備用銀。雍正十一年額設齊齊哈爾十二萬兩。墨爾根三萬兩。黑龍江五萬兩。行軍救荒等事。動用如千歲終照數領補。

庫貯恩賞銀。乾隆三十七年額設齊齊哈爾九千兩。墨爾根三千六百兩。黑龍江五千六百兩。呼蘭一千八百兩。官兵婚喪事請領有差。所謂克什蒙溫也。亦歲終領補。

庫貯借銀。乾隆三十五年額設齊齊哈爾一萬三千兩。墨爾根四千兩。黑龍江八千兩。呼倫貝爾四千兩。布特哈四千兩。呼蘭二千兩。官兵役遣及婚喪事借支後。按二年四季扣俸餉歸款。

庫貯牛具銀。乾隆二年額設齊齊哈爾一萬兩。墨爾根五千兩。黑龍江七千兩。呼蘭三千兩。旗營兵丁買耕牛無力者。春秋借支後。按四年八季扣餉歸款。

庫貯買補牛具銀。康熙四十一年額設齊齊哈爾二百七十八兩。墨爾根一百三十二兩。黑龍江四百五十兩。呼蘭四百四十兩。官屯牛斃。以此買補。亦歲終領補足額。

庫貯舊有糧價銀。平糶倉穀項也。修工用之。乾隆五十九年後。比歲不登。倉貯缺額。是以平糶不行。糧價久無其項。而修工費以備用銀代之。

齊齊哈爾牛馬羊豕。以每兩三分納稅。歲派佐領管官二員。筆帖式一員。司權事。額交稅銀一千五十兩。

墨爾根、黑龍江、呼倫貝爾、呼蘭亦有稅。其額銀通計不足一千兩。至齊齊哈爾官房二十間、墨爾根官房二十二間、皆康熙雍正閒兵力捐建。商販僦居稱便。歲納租銀。裁二百餘兩。此通省一歲之所出也。每歲由盛京領銀至省。加封暫存銀庫。開印前。將軍副都統、監視彈兌如數。然後按款入匱。而每千兩出銀七錢。號爲盈餘。存之以入明春俸餉。明春又扣盈餘如例。此亦近年奏定。從前無。

齊齊哈爾出銀千兩。用天平。餘城悉用秤。天平正副二分。各砵碼三十一枚。皆部頒。近以東三省天平輕重不齊。詔悉送工部修造。齊齊哈爾天平與奉天、吉林乃歸畫一。然初次由部領來。每千兩較舊秤轉重廿兩。及送部重修。仍重八兩許。同官曰。第礎之。余不敢卒。白將軍送部修造如式。今銀庫所用者是。嘗聞庫上遺失砵碼一枚。罰主事俸三個月。又以將軍用二兩平放銀。降主事一級留任。皆近歲事。不可不知。銀庫無印。鈎稽出納。但憑朱筆。庫鑰在將軍手。有事。在庫官皆可請。往往請鑰開庫。事已畢。主事始知。惟將軍觀明。不見余不發庫鑰。且嘗飭在庫者毋濫主庫事。在庫者滋不平。而余則賴以盡職。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公倉額貯米穀。皆三萬石。乾隆四十六年。將軍宗室永壽奏定。備用倉額貯米穀。齊齊哈爾、黑龍江皆十萬石。墨爾根六萬石。三十七年。將軍宗室增海奏定。呼蘭十萬石。四十八年。將軍宗室恆秀奏定。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公田養育兵官屯壯丁。每名歲交糧二十二石。呼蘭官屯壯丁。每名歲交糧二

十五石。共交糧齊齊哈爾公田七千四百八十石。官屯六千六百石。墨爾根公田三千九百六十石。官屯三千三百石。黑龍江公田六千六百石。官屯八千八百石。呼蘭官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石。此通省一歲之所出也。

主事俸米歲三十石。屯官二十石有奇。站官二十石。銀庫九品筆帖式十五石有奇。此外惟孤寡例支口糧。餘不與。

呼蘭倉儲最裕。餘城額嘗不足。積欠動十萬石。遇水旱。倚呼蘭接濟。其由嫩江運自呼蘭者。齊齊哈爾、墨爾根、二城也。由黑龍江運自呼蘭者。黑龍江城也。嫩江歲可三次。黑龍江僅一次。歸舟皆逆水。非力挽不進。且黑龍江山石之險。風濤之惡。十倍嫩江。舟人憚之。所幸者遇一轉運。非常事。

關外田土以响計。一响六畝餘。黑龍江亦然。然廣狹長短。大抵約略其數。非如關內以弓步丈量之準。

索倫達呼爾不諳農事。康熙閒特遣部院課其耕種。嘗以郎中博奇課耕有法。禾稼大收。奉旨褒美。事在二十五年。見盛京通志。

土人種田一犁。率駕三二牛。沙性堅實。一牛不勝也。犁亦較內地長大。犁多者殷實之家。故相逢斂生計。必問幾副犁仗。

黑龍江地利有餘。人力不足。非盡惰農也。爲兵者一身應役。勢難及於耕耘。而閒處者又多無力購牛犁。

以開荒於數百里之外。故齊齊哈爾等城。不過負郭百里內有田土者。世守其業。餘皆樵牧自給。或傭於流人賈客。以圖溫飽。而膏腴萬頃。荒而不治。曾無過而問之者。蓋亦勢使之然也。

歲報秋成分數。主者議率從少。上官議率從多。累日不定。惟在上官能覈實情。秉公酌斷。其下雖欲取巧。覬恩隙無可入。不然。聚訟挾制。甚且上書告許。齊齊哈爾曾有之。此嘉慶八年事。先是將軍那啓泰定分數從多。主者請少之。不聽。曰。使田閒果多草。賈草亦足抵穀。何少爲。協領五人不。服。陰遣人入都奏其事。詔部臣來省案問。如所奏。將軍罷去。協領等以越分上書。成奉天。相傳朝使來。流言將殺某協領。某故達呼爾也。同部者聞之。聚衆數百。謀劫朝使。某窘計解之。衆乃止城外。吁。一出令微涉不公。機遂不測。邊地人情。蓋可忽乎哉。

旗營官例。皆自備盔甲。其掌之有司。以時分給兵丁者。齊齊哈爾。鐵甲八百副。棉甲八百領。墨爾根。鐵甲三百三十六副。棉甲四百領。黑龍江。鐵甲五百二十副。棉甲六百領。呼蘭。鐵甲一百五十二副。棉甲二百領。呼倫貝爾。棉甲一千領。盔頭一千九百九十六箇。棉甲。從征領之。鐵甲。盛京侍郎點驗時。一陳。餘惟貯庫不動。

八旗兵每名。例弓一張。梅針箭五十枝。腰刀一靶。皆官物。而囊韃自備。外銅釜一口。兩人共之。晝可炊。夜擊以警。號鑼鍋。蓋刁斗類也。亦有司掌之。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飽頭啣鐵鏃。闊梅針箭。

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爲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拔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亦稱哨箭。土人自製之。

將軍塔爾岱神於射。所用弓絙。人皮爲弦。宗室都爾素爲將軍。嘗借以遍試屬僚。惟驍騎校多昌阿能闡滿發三矢。多崔姓。年裁十九。後征川楚戰歿。得雲騎尉世職。祀昭忠祠。

盛京通志。雍正九年。薩哈連蘇拉章京那莫善得一古刀。光澤異常。有若水珠一顆。隨刀上下。以手拭之。全無痕迹。按國語黑龍江曰薩哈連烏喇。此云薩哈連。自指黑龍江言。然考舊通志。薩哈連作三哈喇。餘無異辭。國語姓曰哈喇。三哈喇卽三姓。乃吉林屬。豈二說有一誤耶。

歲操額設烏鎗。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四百五十杆。墨爾根一百杆。呼倫貝爾五百九十六杆。例皆演放時領出應用。而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有額外殘毀。及俄羅斯烏鎗數千杆。貯庫不動。

俄羅斯烏鎗。其受藥筒中凹凸如梅花。不圓。此與內地鎗迥異。察邊至墨里勒克者。購而售之。俄倫春。利嘗數倍。餘察邊者不能得。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礮。曰神威無敵大將軍。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四位。曰神威將軍。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十二位。墨爾根八位。曰龍礮。齊齊哈爾六位。曰威遠礮。齊齊哈爾、黑龍江各一位。曰子母礮。齊齊哈爾二十位。墨爾根、黑龍江各十位。其雅克薩城所獲羅利礮三位。烏寧克爾、珠爾亨等處所獲羅利

破二位。並殘毀。子母礮一百九十五位。行營礮四位。皆齊齊哈爾庫貯。永遠不動。

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傳。臣等愚意。欲取雅克薩諸城。非紅衣礮不可破。記奉天府有紅衣礮數座。若速遣官得二十礮。即可濟用。又言。令副都統溫岱等潛進紅衣礮於城北攻之。護軍參領博里秋等於兩翼放神威將軍礮夾攻之。又言。率護軍參領馬世基以龍礮擊之。然則今日庫貯礮具。皆平定羅刹故物也。

操放鎗礮。每鎗例火藥六觔六兩。轟藥一兩二分。鉛彈五百三十三枚。神威無敵大將軍一位。例火藥一百八觔。神威將軍一位。例火藥五觔一兩。龍礮一位。例火藥一觔六兩五錢。轟藥一兩八錢。鉛彈九枚。每歲京師奉天吉林遞送之數止此。其諸城備用數目。統計火藥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七觔。轟藥三百四十九觔。鉛彈八十二萬四千三百五十枚。而白布三百四十一丈。火繩六百丈。繸麻七千九百八十觔。附儲藥。引火所必需也。

齊齊哈爾。大戰船十隻。二號戰船十五隻。江船五隻。在城西南十五里船濠。溇泊。墨爾根。二號戰船。江船各六隻。在城北停泊。黑龍江。大戰船十隻。二號戰船四十隻。江船十隻。在城南七十里拖里爾峯河濠。溇泊。三城共船一百二隻。皆康熙二十二年吉林造來。水師營司之。然今二號戰船謂之花船。江船謂之小戰船。見於官文書。而盛京通志所載列子船。今無其物。且不聞有舉其名者。疑花船即划子船。轉音。攻戰之具。必不以花名也。又通志稱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運糧船。今惟呼蘭有十隻。餘不聞。

戰船例以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其備用物料。三城庫貯。共鐵六千三百觔。桐油五千八百觔。線麻四千六百觔。白布一千三百匹。棉線四十五觔。風竹一千九百根。抱桅八百塊。竹簾一千掛。棕繩七百六十條。麻繩七千條。篾麻繩一百條。遇修造。動用如干。報工部請領歸款。所謂風竹。竹竿也。抱桅。竹片也。竹簾。篾繩也。皆官文書中語。

齊齊哈爾船隻備用物料庫。亦在船塗。其地近臨嫩江。微有林阜。所居皆營卒。中有關帝廟。水操及祭船時。以此爲行館。

齊齊哈爾城西五里。嫩江渡船二隻。東北六十里。塔哈爾河渡船一隻。墨爾根城西北一里。嫩江渡船一隻。南一百六十里。訥墨爾河渡船二隻。在嫩江者。水師營司之。在塔哈爾等河者。站官司之。此外墨爾根、黑龍江、呼蘭渡船五隻。例皆十年拆造。無備用物料。

威呼。獨木船也。長二丈餘。闊容膝。頭尖尾銳。載數人。水不及舷。嘗寸許。而中流蕩漾。駛如竹箭。此真剝木爲舟也。遇河水暴漲。則聯二爲一。以濟車馬。余來時。奉天。吉林道中。數乘之。中流瞑目不敢視。其險可想。扎哈。小船也。較威呼尤輕捷。裁受兩三人。相傳墨爾根察邊者。猝遇江漲。協領那里勒泰以馬革爲扎哈。徑渡。其後預以樺皮爲之。猶那遺法。

土人習於扎哈。威呼。尤能泅水。嘗見絳馬渡江者。威呼溺。人不見。俄馬登岸。人握馬尾亦上。竟無恙。時江



面寬二里許。孱弱者所必死。

達呼爾隨意造轎轎車。輪不求甚圓。轅不求甚直。軸徑如椽。而載重致遠。不資穀輶。惟山路崎嶇。防損折。勳以釜鑿隨之。

轎轎車。牛曳之一童子嘗御三五輛。載糧草類。然富者乘之。以氈毳爲蓋。蔽風雪。閒亦用樺皮。式如棺。號樺皮車。布特哈多此物。近乃有厭其朴野。購太平車於京師者。齊齊哈爾尤甚。

一佐領乘太平車。華麗值百金。將軍觀明偶見之。怒斥其侈而非禮。其人謝罪。藏其車乃已。余初至。借乘毯帷數車。適理刑者塔清阿借車亦毯帷。戲謂余曰。我輩兩主事。難得今日都入毯包。實不是京樣好虛也。聞者絕倒。

扒犁。國語曰法喇。制如凌牀。而不施鐵條。屈木爲轅。駕二馬。行雪上。疾於飛鳥。或曰。此元時蒲與路之狗車。然今日不見有駕狗者。惟聞吉林屬赫哲斐雅哈等處。役犬如牛馬。號使犬部。所謂狗車。當在其地。

二八月望日。城南樓吹布楞。半月。然後至教場。吹以操放鳥鎗。每佐領例派馬甲一名。日三吹。其聲嗚嗚。布楞。海螺也。蓋古笳吹遺意。取壯軍威。然春聲散。秋則愈悲。由地氣應之。不堪入羈人聽矣。

鳥鎗馬步射。春秋皆操四十日。將軍卸下者嘗早閱之。使兵得盡力於農。且省逆旅久候之費。不然。日日集教場。邊風勁厲。其駁塚尤不勝也。





## 黑龍江外記卷五

將軍副都統等歲獻方物。六月進白麪。七月進鷹鷂。十月進魚雉等野味。曰進鮮。十一月進年貢。亦魚雉野豬類。而箭筈桃皮木火茸附。俗謂之走大車。同月進海東青。十二月進春魚。內惟鷹鷂送木蘭行在餘。悉貢京師。

往歲恭遇高宗八旬萬壽。將軍副都統等呈進貢物。有鶴、有鹿、有馬、有堪達漢、有四不像、有貂鼠、有灰鼠。皆沿途謹餉以進。而貂皮、灰鼠皮、舍利、獬皮、元狐皮及刮鱗如意附。嘉慶十四年恭進皇上五旬萬壽。敬依往制。惟元狐九張不備。購未得故也。

拜發摺本。諷吉包封供堂上。轅門三礮。將軍副都統北面行三跪九叩禮。差官跪穿堂斜負黃袱馳而出。若時節表文。差官馬上捧之。兩官代控出轅門。然後馳交吉林。由吉林轉遞盛京。直隸如期恭進。春祭先農。有耕藉禮。早有請雨禮。雨有謝降禮。日月食有救護禮。皆如內地。惟恭迎恩詔儀文不備。待使者禮亦略。

官員歲領清文時憲書。由欽天監十月頒發。明年春始至省。轉送諸城。亦有漢文時憲書。商販在都購買。

至省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爲重。

黑龍江滿洲漢軍有在奉天入學之例。鄉試屆期。京師必行文咨取生監。不過奉行故事。其實會應童試者無。

城中皆草舍。屋上多積薪糞及雜糧。以防竊。風偶作。輒輟炊爨。番子沿街喊收幌子。以禁坊肆燒柴。值有災。城上打鐘。市擊鉦應之。將軍以下率兵搶救。雖有激桶久廢。所資惟坊肆水車數輛。

乾隆五十九年。齊濟哈爾大雨。嫩江暴漲入城。負郭數十里。非舟不行。田廬淹沒無算。嘉慶十一年。城中火。副都統宅及附近店肆被焚。而木城東南面亦爲灰燼。十二年大旱。土人掘食草根。或以鹽米一撮煮野菜爲美食。十四年。城西北雨雹。小如胡桃。大如茄。田苗盡死。大抵邊隅災不常見。惟霜早傷穀。則閒歲輒然。

將軍副都統三年輪覲。謂之年班。例皆十二月抵都。明春還鎮。呼蘭城守尉亦然。

協領等三品官。六年俸滿引見。有軍功者。或擢副都統。例與佐領以下官俱入。五年軍政卓薦者。出考送兵部。劣者黜。

主事有三年京察例。卓薦者。年終吏部帶領引見。加一級回任。

管庫理刑主事。引見補授後。本鎮公庫例給路費銀五十兩。吏部請領執照。限五十日抵任。既抵任。執照

織部自抵任日。連閏扣滿五年。將軍出考。咨部候推。以今日選法觀。大約并筆帖式俸較足十八年方可得缺。故理刑主事塔清阿既報滿。仍在任五年。乃推盛京工部員外郎。以底俸僅九年也。

管庫理刑主事既報滿。接奉調京引見部文。即離任。而新任之來。率在一年後。中間出納聽斷。土人得而主之。

管檔主事五年滿。陞佐領。就文用京部員外郎。倉屯等官。四年滿。陞驍騎校。就文一等用京部及盛京主事等官。二等用小京官。然從前年滿。就文者主事。岱青阿。倉官王起盛。皆未得缺。以事罷。

協領以下缺選。應陞二人。擬正陪引見。例用正而記陪者名。遇缺坐補。不更送部。此體卹意也。

將軍副都統五日一入署。餘日屬僚就邸中畫稿。謂之上門。宗室永璣爲將軍。畫稿在五更後。黎明即散。那啓泰爲將軍。日高畫稿。或抵暮始散。故永時卜奎蠟貴。那時屬僚嘗一食。

宗室永璣爲將軍。屬僚啓事。有雙膝並屈自稱奴才者。副都統巴某每見將軍宗室都爾嘉。必屈一膝。近日一宗室遣戍將至。其本旗協領謀於同事曰。謁見問起居。我膝當幾屈耶。恭而無禮類此。

管檔主事。將軍副都統前稱名。管庫理刑者稱額哲庫。國語主事曰額哲庫哈番。此云額哲庫省文。然聞從前亦有稱司官者。

屬僚稟啓名下。例用伯特赫布克達斐字樣。譯言跪也。理刑主事塔清阿獨書京烏勒默。頗得體。京烏勒

默、國語恭謹之謂。

協領等三品官兼辦司事掌關防者。號正堂。餘號副堂。佐領以下通稱司員。其座位正副堂正坐。司員旁坐。筆帖式隅坐。而管庫理刑者向隨司員坐。塔清阿爭之。乃改主事坐。協領等左右之。

將軍副都統入署。屬僚站班。管庫理刑者舊在協領佐領間。宗室景燾爲將軍。改主事於佐領後。至將軍那啓泰復進主事於協領前。今仍舊。

協領等出一卒持鞍籠前導。主事佐領持毯。塔清阿裁之。余亦不用。

幕府章奏文檄。例用國書。而凡奉到諭旨。部覆係漢文。皆譯出存案。近日工繙譯者。推四品官果君德興。佐領崔君達興。阿崔尤習漢文。有戰功。後致仕。果亦物故。今遂無能繼之者。

理刑主事用部員。自有深意。然司印不歸主事。僚屬吏役皆土人。且事涉案倫蒙古者。案問須舌人。此主事之所以難也。

塔清阿初爲理刑主事時。掌印者協領阿爾騰朗。造大枷一枷。繫四三人。塔請於將軍宗室景燾。毀之。又數言阿用酷刑非律。將軍遂命塔掌印。塔固辭。阿亦見疎。後又有兼司某濫用刑。塔言於將軍那啓泰。將軍不介意。俄轉聽某言。疎塔。愈見理刑主事不易居其職。

鞭作官刑。旗人用之。扑作教刑。民人用之。鞭數限以二十七。或加至四五倍。扑不用杖。以柳條抽之。不於

其髻於其髀。有皮肉綻裂。瀆之以鹽者。非法也。

命盜案已服。必一用夾棍。曰非是無以祛上官之疑。噫。視三木求之者。尤爲不究事理。

部頒洗冤錄。平時最忌翻閱。曰展卷必有疑案。故相驗時。但憑仵作喝報。其實仵作於洗冤錄亦不甚了。近日呼蘭某甲死。身有三傷。城守尉以自戕報。所司委員覆驗。曰被殺也。悉拘死者家屬隣人來幕府。敲扑旬月。被殺無據。然以自戕定讞。恐累覆驗者。乃還所拘於呼蘭。飭城守尉自審結案。此主事塔潘阿既去新任未來時事。

囚絞既決。折其脣至斷。曰不然有甦而亡去者。識者以爲此腰斬也。口號云。盛世不聞腰斬律。莫教泉路怨非刑。主者微聞之。其俗漸改。

流人遇赦。如慶更生。遇有部檄行查。由幕府逐名冊報。此依例奉行按籍可稽之事。往往輕率遺漏。至翻閱累日經時。而猶有向隅者。過雖無心。孽實不小。司事者其加慎諸。

達呼爾某甲死。將軍傅玉疑之。召婦問狀。婦衣綠襦來。愈疑之。時夫屍已焚。乃坐以因姦殺夫毀屍滅跡。婦及奴並論如律。又一卒伐木入山久不返。將軍疑其婦奴致死。不勝敲扑。誣服之。問其屍。曰沈江矣。時冬月。將鑿冰覓之。而卒適歸。獄乃解。說者曰。達呼爾某甲之死。病也。焚屍俗也。綠襦乞諸其隣。不敢以衰見也。故兩人將就刑。怪風起。幕前高數丈。將軍曰。冤耶已然矣。奈何。語未既。風旋轉出西郭。直至市曹。乃



息。

協領索某達呼爾也。掌刑司印。號稱能事。一日薄暮過市曹。聞人大呼其名。視之烏有。以爲鬼物。遂狂語如墜。漸至不識妻子。或疾走出東郭。且行且言。若與人辯是非。久之竟死。後有協領阿某滿洲也。初不預刑司事。因屯官獄久不定。阿自薦能審。數日案果結。屯官論死。死之夕。阿忽長跼街門外。口稱老大我錯我錯。明日禳之。殺牛馬無算。自是得狂疾。死於火。老大云者。屯官行大而兄事阿也。屯官某崔尙書孫。每歲五月。布特哈官兵。悉來齊齊哈爾。納貂皮。互市。號楚勒罕。譯言盟會也。初在城西北四十里。因沁屯。本名克伊勒屯。乾隆六十年。以事改城中。而其部人卓帳城北。故俗有北關集之稱。先是在因沁屯。楚勒罕將軍。副都統率屬僚。駐劄其地。凡穹廬馬匹及羊酒。皆布特哈按項供應。後當事者誅求無厭。布特哈苦之。未有以發。會部卒爲齊齊哈爾兵所毆。走白將軍。反得荷校罪。於是副總管奇三。列款潛之木蘭行。在奏之。勅重臣來省案問。得實。將軍副都統以下皆論罪。奇三亦以越分上書。戍伊犁。余嘗見土人家清文一帙。敘奇三上書始末甚悉。且言奇三將上書。請於其母。母曰。敕一部出湯火。卽死不辱汝父。吾何恨。此文疑卽奇三作。亦達呼爾巨璧也。然齊齊哈爾布特哈不相能自此始。交納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選入格者充貢。餘聽布特哈自售。謂之瑪克塔哈色克。譯言擲還之貂也。在因沁屯時。入格者故爲擲還。陰以賤值逼買。無問大小。概銀九錢。布特哈怒不敢言。而減價之議未已。後聞奇三入訴。朝使將臨。頭瘞所

買貂於墟墓間。多爲樵牧拾去。今則將軍至貴買貂。亦索重價。餘可知。

選貂之制。將軍副都統坐堂上。協領與布特哈總管分東西席地坐。中陳貂皮。詳視而去取之。甲乙既定。鈐小印於皮背。封貯備進。然後印擲還之皮。而皆別其一爪。如皮背無印而四爪全者。私貨也。事干例禁。人不敢買。買貂有一等二等好三等尋常三等之分。嘉慶十五年。選定一等四十二張。二等一百四十張。好三等二百八十張。尋常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張。歲大略如是。而列一等者皆雅發罕俄倫春。及畢喇爾物。

布特哈無間官兵散戶。身足五尺者。歲納貂皮一張。定制也。如甲皮不入選。多選乙一張。甲出銀三兩。價乙此類甚多。事皆主於總管。故每歲俸餉。皆選貂後支放。乘除損益之數。至此始明也。若雅發罕俄倫春。則不然。其所納皮張。較勝別部。故一等足額。入其餘於二等。二等所餘。入於好三等。而皆按照定價。由庫給銀。以酬其所餘之數。蓋雅發罕俄倫春散處山野。非索倫達呼爾。及摩凌阿俄倫春可比。故定制如是。而畢喇爾一部亦然。布特哈交納貂皮。先已自定等第。尋常三等之外。皆以綾籤標記。紅籤者。索倫達呼爾物。綠籤者。摩凌阿俄倫春物。黃籤者。雅發罕俄倫春。畢喇爾物也。

歲貢貂皮。先將等第數目。六月內奏聞。然後派齊齊哈爾官偕同布特哈總管一員。解送木蘭。咨報行在戶部。理藩院。內務府。其甄別收貯。則內務府事。

楚勒罕時。城西北穹廬徧野。男女雜遯。布特哈之所屯也。稍東爲買賣街。列肆陳貨。皆席棚。牛馬市於日中。羊羣散於原野。有來自呼倫貝爾者。有來自蒙古諸部者。通謂之營子。說者謂在因沁屯時。營子之多。十倍今日。布特哈男婦車馬之盛。視往日亦殊過之。故其時集號殷富。官稅亦賴以充。

布特哈屯聚。徵有部曲。其穹廬門皆東向。總管治事所。編柳條爲垣。餘皆環列。輻輳車人畜雜處其間。初來北門外。設喀倫以禁外人。旣納貂乃徹。遊者徑入其營。雖少婦不避。

布特哈向無商販。其俸餉例於納貂後支領。故楚勒罕時。城中集上無男女爭買貨物。爲一歲之計。然老嫗坐穹廬外。燃麻繩造樺皮斗。易錢自給者。不一而足。其艱窘可知。

將軍舒亮與齊齊哈爾協領某。舊在軍中。爲莫逆交。及爲將軍。兄事某。幕務悉委之。寔用其子。亦爲協領。父子權傾一時。將軍不覺也。奇三案起。朝使將入境。將軍倉皇失措。但下令速閉城門。遠近傳爲笑柄。某瘐死。子亦以放廢終。

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閒。派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納、墨里勒克、楚爾海圖。

案楚爾海圖。卽粗魯海圖。有墨河山出。金礦近車臣汗帳。此地爲俄人所垂涎。詳見恭振

襲將軍  
公履

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額爾古納二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勒克河、墨爾根卓帳處。

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日於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考驗。此爲定例。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而邊界寧謐。例於年終專摺奏聞。至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爾。察邊者既至格爾畢齊河。瑪玉爾先來謁。待以賓禮。明日請我官過其地。盛設酒肴。極款洽意。屋不甚高。四面多窗。無樁。皆嵌玻璃。酒五色。頗香清。然限三爵。不多進。食則用匕。故我官宴瑪玉爾。設掛麵。瑪玉爾愛之。難於入口。以彼俗不慣用箸。虐之也。瑪玉爾、俄羅斯官名。瑪玉爾來。或與妻偕。妻以喇嘛爲侍從。跣步不離。喇嘛深目高鼻鬚髮。類西洋人。官兵望而遠之。不與談。

將軍觀明初下車察邊。瑪玉爾過河來謁。將軍不陳甲仗。召與談帳中。後瑪玉爾見官兵。稱將軍天人。且有不名一錢我國盡知之語。每官兵歸。必傳語問將軍安。然則瑪玉爾亦異域之解事者歟。

官兵與俄羅斯問答。以索倫蒙古語。亦有通其語者。不過數句。其人衷甲佩刀。牌至。駢纏屬布。坐皆伸足。瑪玉爾冠上插物。類雞毛帚。或卽以是分爵秩。其妻服衫甚長。見通草花。印板畫。易以皮毳。殊珍重。官兵緣以爲利。

盛京通志引龍沙記略云。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宿江之西。居氈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織罽爲之。易縑布。煙草。薑椒。糖。錫。諸物。按今互市法。我兵一手持酒與之飲。一手攬其手中。

物。酒盡物亦得。或從而鞭之。不則酒爲騙去。然其所有不過佩刀、妝鏡、鐵盤、樺皮斗、及羔獺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里勒克所得。遠勝此地。顧其人犷悍不易制。故官兵輜重皆納窖中以防竊。蓋其人俄羅斯之得罪戍邊者。

齊齊哈爾城中編鋪戶爲十二排。更番值月。供應官府。有火災。十二排鋪頭持籌奔救。誤者民官責之。民官。番子章京通稱。餘城類是。

鋪戶歸番子章京管轄。故番子章京有管街之稱。將軍宗室恆秀謂鋪戶良民。不應隸巡緝者。乃別派員專司。榜官舍曰管理商民處。尋裁。

商販多晉人。鋪戶多雜貨鋪。客居應用無不備。然稍涉貴重。或販自京師。若綢緞之類。恐入勢要手致折閱。則深藏若虛。非素親厚不能買。既賣。猶數囑毋令某某知也。

娶婦之家。綵綉紅氈。喪家搭棚所需席片及杵盃燈籠諸物。無問官兵。皆值月鋪戶供應。而其權在番子。雖事過見還。然損壞遺失。無人賠補。故鋪戶以值月爲苦。

牛馬羊豕外。諸貨皆無稅。惟城中典鋪。每鋪歲徵銀二兩餘。號曰賊銀。而典物限二年內取贖。過限爲死。聽其變價。且無問典錢如干。概三分息。此與京師不同。

棉花非土產。布來自奉天。皆南貨。亦有販京貨者。毛藍足青等布是已。然皆呼爲京靛。而江南來者號抽。

機布。俗謂一布爲小正。二布爲大正。製一衫小正不足。大正有餘。布之尺寸可知。

北史勿吉傳。水氣鹽。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唐書黑水靺鞨傳。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巔。盛京通志。黑龍江有土鹽。按今木鹽土鹽皆不聞。呼倫貝爾兩池出五色鹽。無人取食。所食皆奉天鹽。

齊齊哈爾出鹽。城東有鹽廠。流人相聚煎曬。通行吉林。又出火鏢。關以東貴之。稱其加鋼。甲於內地。號卜奎火鏢。相贈答以爲土產佳品。樺皮鞍版次之。

土人能爲瓦器。若杯。杓。瓮。盎等。磁器皆吉林貨。船上買之。船以楚勒罕時來。泊齊齊哈爾城西鎮江閣前。楚勒罕罷。隨至布特哈。秋月乃還吉林。

齊齊哈爾賣香囊者。河南人。夏來秋去。賣通草花者。寶坻人。冬來春去。所賣皆閩閩物。得利最厚。可知好尙日趨靡靡。邊方且然。

城內外門前揭篋籬者。旅店也。外來投宿。例報番子房。土人則否。

土人用錢。五百當千。此京錢也。除陌之法。一千六文。五百三文。與京師稍異。至交易獨米穀銀一兩折錢一千七百文。他貨不然。

地方所有興作。無項可支。例由八旗照數攤派。各佐領借之鋪戶。而以兵餉償之。謂之摺之鋪。摺子云者。稱貸之符契也。故每季兵餉不能滿支。閒有不敷扣項。仍須設法彌補者。將軍觀明嘗曰。可以不作者。省

一事則窮兵紆一分之力。言殊謾然。

商家放債。取利三分。至輕也。春秋二仲。算還子母。至緩也。然三月借者。秋取六個月利。七月借者。秋亦取六個月利。春季仿此。則似輕實重。似緩實急。兵力日絀。未必不由於此。

商販舊與鄂倫春互市。地名齊凌。轉爲麒麟。因有麒麟營子之號。後將軍傅玉搜獲通逃無算。乃禁互市。今無聞。

## 黑龍江外記卷六

黑龍江極邊苦寒之地。自設將軍鎮守。凡旗民雜犯重罪。載在刑律者。或以免死。或以加等。發遣茲土。分管束安插。當差爲奴諸條。各有等差。惟官吏奉譴。遠夷徙置。不在常例。其雜犯每歲踵接而至。無慮數百人。向皆分遞諸城。惟呼蘭、輝春、吉林、呼倫貝爾、界俄羅斯。不多遣。邇來爲奴者。齊齊哈爾留大半。外城不過十之二。此輩中由教匪洋盜免死。悍戾成性。與他命盜案及牽連坐罪者尤不同。約計齊齊哈爾今有三千餘名。餘城亦千名以外。蓋久未停遣。東來者日衆。游手聚居。是在撥遣鈴束之有法耳。

旗人發遣。向皆隨旗當差。近亦有黜面爲奴者。一蒙古、一漢軍、皆京師舊家子。

發遣當差者。旗人本旗點卯。民人水師營點卯。而仍按期點卯於兵司。有保者免點。號曰保卯。不則一月三點。其令至嚴。

齊齊哈爾隨旗當差者。滋事有據。例送部改發他省。亦有不送部徙置墨爾根等城者。一時權宜。非定例。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三年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繫援。嘗不待三年。卽占土缺。餘並備於店肆。苟且自活。不然。抱瓦盆。丐燒酒。枕籍號呶於城市間。致以狗皮見嘲而已。狗皮。無賴之稱。



流人初至齊齊哈爾。不盡留也。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諸城。流人憚之。資緣求免。則中飽之機。巧者乘之。更有不端桑梓。出郭歡迎。陳塞上之情形。睨肩頭之行李。一墮其術。身難自主。受害有不可勝言者。流人罪狀不一。皆自標名目。曰書案。曰花案。書案以文字得禍。殃及子孫。禁錮塞垣。有至四五代者。花案則狂且蕩子之流。所謂自作孽也。

爲奴者。律書給披甲人爲奴。給索倫達呼爾爲奴。舊亦書給窮披甲爲奴。從無給官員爲奴。及給發遣營差者爲奴字樣。而兵丁得奴。向亦惟貧者。勤者。有勞績者給之。示鼓勵。故有叩謝官長之禮。從未有勢家子弟。始列親隨。卽邀分賞者。土人言將軍傅玉給一奴。如賜萬金。非受知深難遽得。是可爲法。

將軍傅玉見一卒挑菜勤苦。給奴代之。後遇卒。問奴何如。卒曰善。詰其所以然。卒莫能隱。乃曰。某父旣飽。扶杖收豕。不自逸。渠猶高臥不下炕也。將軍怒。立鞭徙。更給卒以馴良者。又江西王某爲奴於某甲。一日。將軍見某甲自擔水。問左右。記嘗給渠一奴。曰然。然則何不令擔水。曰書生不能也。然則書生但能殺族父乎。立杖王某。徙墨爾根。所謂殺族父。卽犯字貫獄者。某所發也。後所犯子孫亦以滅死來。甫入城。某適以是日死。

流人妻子。緣坐者。奴之。隨帶則否。隨旗當差某嘗官御史。得一奴。揚州人。隨妻少艾。見者慕焉。一日。妻手御史舌訴主者。言御史無狀。證以掌上物。主者恐陷御史。薄責奴而出之。此婦迄爲娼。然御史之舌。終不

辨其何以斷也。

寶抵某爲奴於達呼爾筆帖式家。甫二日。先爲奴者乘其出。搜囊得二餅。啖之甘。以餉筆帖式之母妻。俄某遠見啖者皆嘔水。睨其囊餅失。疾呼以桐油解。兩亡去。去則飲桐油者皆死。獨筆帖式妻息尙存。捕得某。問餅所從來。砒也。所以防不然者。然自言在家曾毒死姦婦之弟。解刑部按之。烏有。僅以毒餅案論死。奴亡去。謂之賣逃痞子。由免死減等者。官兵三路追捕。謂之攆逃痞子。追者嘗多。獲者嘗少。例無賞罰。官兵不力故也。

齊齊哈爾舊有西洋人入水師營安插。又有金川苗。奉將軍傅玉命。運內興安嶺亂石。在齊齊哈爾北境。建造礮樓二座。今尙存。

黔奴俗號花臉子。滿洲呼爲薩布什圖。諸城皆有。齊齊哈爾最衆。大半閩粵。楚產。懦者服役主家。黠者贖身自便。網魚採木耳。趁覓衣食。稍有立業。至娶婦生子。稱小康者。其無賴乃聚賭窩倡。竊馬牛爲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與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猶以給奴爲恩。得奴爲喜。強賣逼贖。諸弊叢生。是在當時者。思患豫防。換其羣而約之以法。所關於地方不小也。

土人於國語。滿洲生知。先天之學也。漢軍等部學知。後天之學也。然以都人視之。土人皆生知也。蓋都人語文而散。土人語質而練。都人裘冠博帶。有矜持心。土人大戟長矛。無造作氣。此官話鄉談所以辨歟。

國語、蒙安、陵寢也。額伊福、塚墓也。土人多呼塚墓爲蒙安。將軍那啓泰斥正之。然習而不察。如此類者正多。此土語之所以不可爲訓也。

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皆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音與蒙古稍異。閒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惜未見其全書。亦不詳何人撰。案。龍沙記略一卷。桐城方式濟撰。式濟字沃閣。康熙

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嘗省親至塞外黑龍江。記所見聞。考核山川古蹟。以成此書。近人何顯船斡方備梁。已探錄十之八九。又有楊氏柳邊記略。詳于明末兵戍台站道里之數。趙搗叔會重刊之。柳邊記略。山陰楊賓字大瓢撰。其父嘗戍寧古塔。大瓢萬里省親。百計營養。卒以故得生還。康熙初孝子也。

晉商與蒙古、索倫、達呼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蓋皆童而習之。惟通國語者寥寥。滿洲多能漢語。故也。布特哈近歲能漢語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倫貝爾則實不能。土人無問何部。繙譯通鑑綱目、三國志。案此乃繙清三國演義。國初盛行。非陳承祚書。類能強記。剽爲議論。而不知讀繙譯四書、五經。其習漢書者。三字經、千字文外。例讀百家姓、名賢集。然於論孟學庸。略能上口。卽止。間有治一經誦古文數首者。又皆徒事佔畢。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絕少。第能句讀部檄。得其大旨。則羣起而指目爲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

蒙館諸書。買之店肆。紙版模糊。字多減筆。如聖賢作圣兵。與作与之類。不知何處得來。余嘗授一漢軍門人易書詩三經卒業。皆余行笥中物。則書之不行於塞上可知。然嘗見土人家有內版爾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詞林典故。寫本春秋左氏傳。汲古閣五代史。古香齋淵鑿類函。坊刻通鑑綱目。史記。漢書。評林。管子鹽鐵論。參同契。擊壤集。記效新書。籌海重編。廣博物志。祕書廿二種。呻吟語。施愚山集。午亭文編諸書。又閒有明史武備志。數理精蘊。東醫寶鑑。協記辨方書。及郡邑諸志。皆散佚斷爛。不可收拾。則書之不重於塞上可知。說者謂崔氏顯時。子弟知習漢文。故其家多書。後式微。書亦散亂。今所存止此。然已無能開卷者。再閱十年。不知又居何等。此亦不獨塞上爲然也。爲之一慨。

齊齊哈爾蒙師最多。束脩至薄。有以負欠與訟者。墨爾根。黑龍江蒙師寥寥。有志習漢書。多倩晉商指授。故口中別字。愈不勝數。

滿洲曲類古樂府。如云阿穆巴摩薩。齊斐圖門。阿尼牙德。伊集密。譯言既伐大木。燒億萬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開克什德班集密。譯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長篇短句。意皆類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隨以火不思。若索倫達呼。阿曲聲調亦頓挫可聽。惜不解其詞意。要之淫哇之音少也。

盛京通志稱土俗云。行者不齋糧。而雞黍之誼必篤。父兄對賓客。子弟侍立。執杯杓必恭。按今黑龍江城一帶。過客到門。必留酒食。肴不過豬肉雞卵。而以雙上爲禮。如雞卵二杓。豬肉亦二杓也。飲酒。則子弟執

壺侍側。酒不盡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雖不遠。髣髴似之。

滿洲宴客。舊尙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肴饌。然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所謂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土人割肉不得法。有屯老二之誚。

土人過節。上元湯圓。端陽角黍。中秋月餅。家自爲之。店肆亦有鬻者。惟二月二日太陽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見食之者。此與都下少異。

土人以黃米造酒。謂之黃酒。又有名秋酒者。關以東處處賣之。達呼爾以牛馬乳造酒。案漢書謂之桐酒。謂之阿

爾。占漢名奶子酒。蒙古諸部家有之。南酒來自奉天。歲不過數罇。燒酒來自伯都訥。歲不下數十萬觔。從前呼蘭議開燒鍋。將軍觀明駁之。至今不果行。

土人熬飲黑茶。間入奶油炒米。以當飢。黑茶。國語喀喇釵也。茶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性不寒。能消肥膩。塞中爭重之。亦有淪香片。大葉等茶。噉以蓋碗者。滿洲漢軍數家外。晉商多如此。

土人官戴纓帽。兵戴貂尾帽。貂尾一雙也。七之爲貂纓。官于役用之。兵帽冬皮。春夏秋皆絨。夏日雨纓帽。官及幕府貼寫用之。而墨爾根等城。草帽亦綴貂尾。兵丁之便服也。

索倫。達呼爾。以麕頭爲帽。雙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麕服。黃毳蒙茸。少見多怪者。鮮不望望然去之。然

亦窮苦者裝飾如此。

商販春秋氈帽。夏草帽。惟晉商帽皆有纓。夏必戴兩纓。在呼倫貝爾者不然。居然蒙古也。

士人以搭襖布製袍。或用繭綢。色尙藍。灰。醬次之。皆缺襟。亦有服綢緞者。十僅二三。則其得之不易可知。協領等三品官服長褂。佐領以下在印房者偶服之。餘皆馬褂。宗室恆秀爲將軍。帖寫中能事者賜服長褂。一時榮之。以爲可比阿喇哈筆帖式。今不行。

冬衣名哈爾瑪兒者。麋鹿等皮之毛落而韃存者也。服之作苦。最耐磨溼。

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襲補褂。惟蟒袍中不用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楔之袍也。亦名一裹圓。

極邊苦寒。過夏猶服棉衣。禦冬可無裘服。然窮檐委巷。襦袴闕如。所賴就火一烘。向陽一曝。又慮風雪不時。艱於柴草。則兵力之拮据。亦有司之所當知也。

官兵向皆著布袴。近日官多緞袴。冬日行役。率著烏拉。踏踏瑪兒。烏拉。鞣類。踏踏瑪兒。鞣類。並牛革爲之。鞭底而藉以草。溫煖異常。

兵多鞣子鞣。達呼爾則有阜鞣。鞣尖繡白雲頭。嫩江以西類然。

夏日婦女多跣足。或剗鞣行。然野花滿鬢。老少無分。故有修頭不修腳之諺。

達呼爾女紅。綴皮毛最巧。嘗見布特哈幼童服一馬褂。雉頭氈毛爲之。均齊細整。無針綫迹。覺程據所獻。不爲奇異。

齊齊哈爾人家。門皆高大。可通車。院皆寬敞。可容牛馬。屋不過三層。間造重門。設照壁。然牆多及肩。行路窺見堂奧。若墨爾根等處。則幾於折柳而樊矣。

草屋南向者。三椽或五椽。皆以中爲堂屋。西爲上屋。鄉居者率稱西面爲德爾吉。譯言上也。蓋尙右之意。草屋一苦可二十年。土屋須歲歲抵埒。土屋謂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爲之。不過佛殿數椽。非僅陶瓦難得也。禦寒不如草舍。故人家不用。

屋脊置木架壓草。以防風撼。謂之馬鞍。亦有以輓代者。不多見。

柱埋於地。露二尺許。造屋其上。貯不耐潮溼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樓房。倉廩類然。人家亦有。然大風有傾欹之患。故亦不多。

牆有土築者。岱堊者。泥堆者。岱堊最耐久。岱者。野甸泥塊。土草結成。堅如磚。齊齊哈爾外城壘此。又有拉哈牆。縱橫架木。擰草束密挂橫架上。表裏塗以泥。薄而占地不大。隔室字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麗紙。紙上攪鹽水。入蘇油。歛之。藉以禦雨。冬月盈窗。櫺間層霜。內積如樹介。稍暖。則化點滴如雨。

屋內三面皆炕。燒之。室自煖。不然。雖煨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卽三伏。炕必一二日一燒。否則腰臂間易致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

寒賤者兩家僦居一室。僅以各炕爲畛域。客來仍許借宿。無問城鄉。類如此。

久燒之炕。洞中積有煤灰。往往隨煙出。箭延燒廬舍。故炕必一歲一掏。謹修之。乃無患。

屋側煙箭。過簷數尺。磚者望之如窄塔。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爲之者。卑陋不耐風雨。

煙筒出火曰煤了。疾散鹽一握。或投豬矢於箭。而密堵竈門。其火自息。

達呼爾屋脊插一小幟。院中亦樹高竿。無斗。而縛草一束。與滿洲家索摩小異。滿洲漢軍及流人家亦立天燈。然平時點者少。正月。點者十室有九。

呼倫貝爾布特哈居就水草。轉徙不時。故以穹廬爲室。最便搭拆。穹廬。國語曰蒙古博。俗讀博爲包。冬用氈毳。夏用樺皮及葦。然布特哈近日漸能作室。穹廬之多。不似舊時。風氣一變。

一統志稱黑龍江性質樸果決。好耕植之餘。勤於騎射。弋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盛京通志稱齊齊哈爾性質樸。好射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而不逐末。墨爾根。民性勁質。務農之餘。熟嫻騎射。黑龍江風氣醇古。人樸厚。好騎射。呼倫貝爾人勁勇。性質直。耕藝日勤。漸成沃土。此全省風俗之大較也。以今日觀之。滿洲直而勇。漢軍精而文。索倫達呼爾等渾然噩然。有穀飲鶉居之意。至於務稼穡。習田獵。臨陣遇敵。奮不顧



身無問何部族。皆出性成。是惟在良有司栽培誘掖。使之勤不爲貪。剛不爲亂。範圍於禮義廉恥之中。以保全其果敢雄強之氣。則有補於干城藩衛者大矣。

滿洲、漢軍、女旣聘。壻先行叩頭禮。然後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鵝酒。謂之過禮。娶之夜。壻家黃紙朱書麒麟在此四字貼門上。女乘綵輿。輿前懸篩籬及鏡。沿路放爆竹。鼓樂導之。明日設席待親族。賀者至。飲酒三杯。輒去。擇日更設席謝之。

達呼爾、巴爾呼以牛馬爲聘禮。多多益善。禮不備。女不容娶。然壻旣行。噶喇扎發密禮。許來往女家。與女同寢處。稱夫婦。故有聘逾數載。乃能備禮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隨母入門。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婦稱之。噶喇扎發密。譯言執手。

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

官員有力者。妻不生子。或怙愚不任家政。則更娶一妻。號二房。此舊俗也。近則有二房不已。復娶三房。皆良家女。媒妁所成。舉樂肆筵。親族聚賀。然不敢報幕府請領賞銀。則事干例禁。其人非不知。

士人婚娶。無附遠厚別之義。惟漢軍果氏。以爲係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此外無別。豪族尤甚。人死三日。旣薄暮。其子以紙囊盛紙錢。負入土地祠。卽神前曳囊三匝。覺重。曰亡者收去。出而焚之。

謂之送搭襖

喪家門內樹高竿揭幡。昇櫬用槓。以旗扇輿馬爲執事。皆與都下略同。然富者爲亡人焚裘帽。一火管抵千白金。從前猶焚輿馬。侈僭之甚。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老人間有免者。然亦滿洲漢軍數家熟葬之法。昇棺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火熾屍起。挺而仆之。須臾肉盡骨僅存。然後拾貯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不精。骨亦易爲灰燼。此勢家之所以嚴擇師也。

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挂樹上。恣烏鳶食。以肉盡爲升天。世有烏葬樹葬之說。卽此俗。

流人死。苟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斃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塚一事。亦時有之。

土無片石。凡葬處亦有封樹。間立碑碣。石皆來自奉天。質麤易泐。雖以崔氏之盛。墓碑亦然。佳石尤難致。可知。

親死服百日。薙髮應役。有職者遇缺准陞。因之憤憤者小祥未過。居然娶妻納妾。假口於例。不丁憂。失之遠矣。

客死者柩還鄉時。請鬼票於城隍廟。遇關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過。龔君光瓚又爲亡兒寶寶請鬼票於幕府。皆理之必無而事之竟有者。

佛滿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還。愿跳神背燈。換索諸禮。與都下無異。漢軍舊家祭先。有燒香禮。亦春秋舉行。餘關帝馬神等祀。滿洲漢軍按期舉行。尤誠敬。

庫雅喇滿洲以犬祭天。間用牛。近則諱犬而詭言用豕。不知犬曰羹獻。古禮以之薦宗廟。何諱爲。

達呼爾家父子兄弟如干人。其西壁草人亦如干。微具眉目。囊其半身。死去之。生增之。歲時祭祀。所謂祖宗也。巴爾呼亦然。其祖宗最忌動搖。觸之主人必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下戶狡獪者。饑則陰撼壁上囊。可笑也。

滿洲清明墓祭。新墳插佛朵。舊墳插柳枝。皆示人有後意。佛朵之式。粘五色紙條如旛。漢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讀爲髓。柴讀爲財。土音也。元旦。擔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財。則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竈中。大喊曰。添財添財。家家如是。

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鏤五六尺冰爲壽星燈者。中燃雙炬。望之如水晶人。此爲難得。

四五月青草初生。載酒牽羊。飲宴於江邊林下。號曰耍青。

除夕。人家門外燒馬通。店肆門外燒炭。蓋都下柏葉燼歲之意。向來爆竹極少。近則通市轟然。亦有鎖金。

門神五綵畫幅之類。官宅則封印條示春聯。一如內地。

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卽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戴自苦。索倫達呼爾舊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闢地日多。呼倫貝爾依然畜牧爲生。富在羊馬。力田者寥寥也。

俄倫春婦臨產。夫爲搭棚寮數里外。送婦居之。旣生兒。彌月乃迎歸。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驪黃牝牡。一如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續有人病。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爲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鯉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嗅咻。姑娘神來。靦覷。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踴陳祈神救命意。薩瑪則啜羊血。嚼鯉。執刀擗叉挺。卽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亦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

口云能致病者小愈者。其志誠。豈能凝神定氣故也。故卻病養生之術無他。曰和而安。和則物之感我者輕。安則我之應物者順。神凝則氣凝。神住則氣住。

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聲。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內地掘僵屍火之呼爲旱魃。黑龍江呼旱孤樁。明季已有此稱。成化間錦州賀給事欽嘗寓書有司禁其事。近歲齊齊哈爾大旱。喇嘛請雨。率健兒十餘輩。大索孤樁不得。詭云將與龍戰。致土人耗金錢無算。卒不雨。

喇嘛有跑凳術。蒙古達呼爾失物。喇嘛以繩繫板凳。挽而咒之。凳自行如飛。止某家。曰盜也。搜之無獲。則又咒。凳又自行。嘗止數家。失物卒無跡。而數家傾筐倒篋。所失轉多。然不過鄉愚受其惑。近乃有行之官府。釀成重案者。

蒙古盜馬得罪。所盜馬本官代賠。無力者例在將軍幕鑕刀自明。謂之起誓。

老嫗多邪術。乞貸不遂。咒人生瘡。往往得雞魚骨於瘡內。因之殘廢。名曰種蠱。嘗見范石湖文集云。嶺南有采生之害。其術於飲食中行厭勝法。致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疾。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卽用升麻或膽礬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湯調鬱金末二錢服。卽瀉出惡物。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按所云與種蠱相似。不知古方能驗於今日否。

一嫗工咒。人無可咒。咒孫孫死。跪所奉木偶前。許以子祭。婦微聞之。搜篋得木偶。針置釜中。壓以石燒之。初聞釜中如兒啼。俄嫗踉蹌自外來。曰心痛心痛。大號一聲。竟絕。

齊齊哈爾賭風最盛。貴賤老少。罔不酷好。大者擲骰壓寶。以多金較勝負。小者鬩於打播。蓋卽鬪葉子戲。婦女尤嗜之。飽食終日。浮蕩成風。甚且因此破家。而不聞以賭博得罪者。至如流人設局漁利。寺廟店肆。處處爲博場。亦肆無忌憚之一端。惟將軍傅玉禁賭最嚴。犯者繩以重法。如治盜賊。而盜亦閤然。遂至夜不閉戶。

邊俗不甚別男女。出則同川而浴。居則短垣可踰。一二守禮者。往往爲蕩子所指目。百計剔剔。務卽敗行。乃已。倡妓之輩。其始流人賤戶。迫於凍餒爲之。近聞土人亦漸不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與母妻雜坐。良婦女率好冶容豔飾。出入於叢祠鬧市間。甚至恣爲狎媾。不可問。邇年齊齊哈爾忽有女曲。呼窟窿班。皆關內人。從伯都訥等城來。或投宦宅。或匿僧寮。勸觴伴宿。人爭昵之。得軍令始驅境外。然因是破家傾生者比比矣。焉得皆境內風靡而盡禁革之。使之務本還淳。豈非地方一大造福事。



# 黑龍江外記卷七

黑龍江始爲將軍者。吉林滿洲薩布素富察氏。以甯古塔副都統。征羅刹有功。因有是命。據通志。公在鎮垂二十年。凡所興作。足傳久遠。故一時有文武幹濟之稱。然嘗見侍郎宗室塞爾赫送德處士芳卿扶父薩將軍柩歸葬祖塋詩云。扶輿承遺命。東歸黑水濱。我憐今孝子。人憶故將軍。秋冷黃榆日。霜連紫塞雲。薊門煙樹晚。悵望獨斜曛。則謂公歿於鎮者。傳聞特異。

繼薩布素爲將軍者。沙納海。寶鼎。宗室法都。宗室揚福。托柳。成泰。富爾丹。那蘇圖。卓爾海。塔爾岱。烏里布。額勒圖。博第。傅霖。富爾丹。綽爾多。清葆。達爾當阿。達色。綽爾多。國多歡。富信格。傅玉。宗室增海。傅玉。宗室永璋。宗室恆秀。宗室琳甯。宗室都爾嘉。明亮。舒亮。宗室永珮。額勒伯克。那啓泰。宗室景耀。那啓泰。觀明。並今將軍宗室斌靜。凡三十有四人。而中有前後兩任者。富爾丹。綽爾多。傅玉。那啓泰也。

將軍國多歡。初下車。問邸中器具。是前任所遺。抑有司備辦。曰出於商販。悉命還之。一日造支窗竿甚佳。問價曰不用。然則匠人布施乎。命給價。而猝召匠詰問。知得價乃已。將軍觀明照市價買物。仍防閑家人。不令商販隱受累。嘗買羊。報價錢一千五百。呵之曰。安得如是賤。將苦商販以諛我乎。強給三千錢。故至



今商販稱二公。謂其清節不污。與綽爾多。傅玉並堪千古。

口云。使馬如羊。不以入腹。使金如粟。不以入囊。遂將惟廉公知人情。乃能樹威信也。

將軍宗室永現喜吟詩。與龔君光瓚唱和。有作皆召書。甚見親禮。然一筆不當意。猝付所司。拘繫旋釋之。待如初。嘗贈龔云。塞垣離索少知音。兩兩枝頭話夕禽。獨爾才華能好古。共予筆硯足論心。囊中贏得新詩富。胸次都無俗念侵。魍魅喜人須著意。等閒莫漫作狂吟。見垂戒之意。今寺院多玉華主人詩。將軍自號也。

副都統以文雅稱者。黑龍江慶霖墨爾根富增格。皆京師滿洲。慶號雨亭。能詩。喜作字。土人得尺幅寶之。福號松岩。日事吟咏。如諸生。既去。遺稿一冊。土人得之。後歸識者。攜入都。

管庫主事景善。伉爽寡合。不爲衆喜。一日。某庫總管承將軍指。借支庫銀三百兩。景不可強之。則大悲曰。堂委總管。欲挾我。欽除主事。墮職掌耶。卒不與。其後某主事怯。不敢抗。擅出銀三千兩。應所需。幾罹危法。殊昧前車之鑒。相傳景能詩。喜圍碁。後陞盛京戶部員外郎。

士人以勳閥著者。首推將軍塔爾岱。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雍正十年。積功授本省將軍。乾隆六年。九月。御賜詩云。百戰歸來矍鑠身。凌煙姓氏竟誰倫。是時合適林中趣。憐爾仍隨蓋後塵。赫奕虎符叨寵舊。輝煌竹簡紀功新。爲詢閱歷疆場事。幾度聞之塵念頻。詩卷今存協領穆克登布家。嘗屬余以國書譯

之穆、將軍會孫也。

士人有住京之例。尙書阿爾賽、都統阿爾保皆以此起家。尙書漢軍崔氏也。初以水師營六品官爲將軍。辦棺木。誤進雙樁。不自安。遂居京師。受世宗知。累擢將軍總督。內用戶部尙書乾隆初爲家丁所戕。歸葬齊齊哈爾城北。俗稱總都墳。都統達呼爾也。徵時以射名。將軍傅素知之。會選善者隨駕木蘭。意在阿不願行。五發故不中。拂將軍意。鞭三百。強遣之。至則留京師。累官至鑲藍旗蒙古都統。諡壯勇。墓在齊齊哈爾城西。嘉慶九年賜葬有碑。

公海爾奈。呼倫貝爾索倫也。徵時爲流人朱姓御貨車。往來奉天、吉林。爲朱所重。會金川用兵。公以庫圖勒殺賊有功。受知大將軍阿文成公。由是累擢將帥。爵列上公。相傳公貴遠鄉。宿朱家。贈遺特厚。又言公征臺灣。接弟書訴齊齊哈爾某官詬辱甚。公怒。奏調某爲戈什哈。將報之。久見某勤勇過人。大呼曰。幾誤我。遂累薦某至協領。皆盛德事。近有副都統倫布春。布特哈索倫也。征川楚有功。方賊被執。頃爭欲一見倫大人。見則言將帥皆如公。我輩何敢有今日。士人識公者。亦稱驍勇類海公。而守正不阿過之。惜早亡。布特哈由也。索倫也。生有膽力。善用強弓大箭。嘗射鹿洞。胷矢橫雙樹。閒鹿奔而矢不折。爲佐領。以事罷。潛之木蘭。卽車駕前一發得虎。高宗壯之。取視其矢。歎曰。箭與錘耳。呂布善射。未必能爾。累擢至齊齊哈爾副都統。

沙香呼倫貝爾索倫也。驍勇號無敵。俄羅斯憚之。越境盜牲畜。不犯其帳。一日沙外歸。聞牛馬爲俄羅斯掠去。徒步追及。盡剝則盜者十餘輩。驅其牛馬。唱以還。自是俄羅斯兒夜啼。稱沙香來卽止。如古人呼麻胡云。

協領紐倫。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素慧直習事。所擬苟合例。將軍駁之。輒搖首。瞳目辯堂上。必待盡諾然後已。以是見忌。思構之。會紐受部下羊草一千束。乃以贖貨。虐下劾奪。戍伊犁。初將軍劾紐已發摺。事秘。紐不知。至是聞命。卽自去帽頂。詣所司。謂速上刑具。將軍微悔之。傳令暫歸家。與妻子別。紐不顧。登車徑去。後赦還。終於家。

佐領恭泰。崔氏也。管上站時。往來自備粟脯。不以擾站丁。會冬月。包魚雉。幕府沿例徵馬革。恭不奉令。曰馬不死。革安從來。將殺馬以進革乎。抑減馬芻秣以易革也。其兄肇甯固勸之。卒供不如數。後爲黑龍江佐領。自度不能容。謝病歸鄉。居二十年。年七十有五卒。肇甯嘗官參領。以五世同堂。旌門如例。

廉凌阿。俄倫春阿。穆勒塔。公海。爾察。義兒也。生而醜怪。多力。馬逸步追之。掣尾則馬不前。顧嗜酒。飲輒醉。嘗指瓶謂其儕曰。瓦器何知容。如許忘憂物。我輩號骯髒者。苟胍胍者不若。寧不差死。後征川楚。以功授總管。加副都統銜。

土人鮮能詩者。惟聞崔君瑛一絕云。客況淒涼不可評。挑燈獨坐待天明。雙親若問今朝事。風雨連綿在

伴城又過將軍灘云。我本將軍子。何妨過此灘。君尚書阿爾賽子嘗捐州同。刻有吟稿。不傳。

漢軍知習漢書。然能執筆爲文者絕少。其能尊禮文士以書傳家者尤不易得。惟聞崔布衣瑤。不惜重費購書史。爲子延師。歲費百餘金。此爲巨擘。近則水師營四品官果君德興。年逾三十。爲倉官。聞謫戍者。購四子書。愛之。遂命子弟悉讀漢書。見一通文墨者。雖在城旦鬼薪禮之。惟恐失。君猶子齊轍布。受業於余。故知之悉。

達呼爾富林。齊齊哈爾人。以馬甲貼寫幕府。喜與蒙館老生遊。久之漸知書理。習卜易。祀先亦設神主。部俗盡改。同類目爲怪物。不卹也。嘗言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變夷之謂何。其識如此。惜未三十病卒。

滿洲漢軍及營站孀婦守節者。有請旌例。今齊齊哈爾城中。節婦坊數座。惟木城北梁氏一坊。輒爲之。規模較大。俗有賢孝牌之號。梁氏漢軍監生崔君珮室。

齊齊哈爾烈女長姐。馬甲西納穆保女也。鄰人羅羅科逼污之。長姐力拒被害。事聞。入祀節孝祠。此乾隆三十九年事。近歲有某女者。親歿。養某協領家。稍長。協領將納爲妾。女不從。徑入副都統宅泣訴。身爲孀人。且與協領有瓜葛。不應辱以賤婢。副都統素厚協領。乃官聘此女。而薄罰協領。以勾當公事至都。又官屯女殊色者。某協領欲娶之。爲二房。女不可。父母逼之。以死誓。曰。兒生官屯至賤。嫁三品至貴。特未必相。

安。且若家既有妻。而又娶婦。禮耶。聞者莫不訾女福薄。噫。此獨非巾幗中有丈夫氣者歟。惜佚其姓氏。一滿洲媼。鄰舍火起。擬負祖先木主避之。而繩屢斷。至不可結。乃坐地大哭。將自焚。婦視之。所結者引火艾繩也。又一漢軍媼。夜半避鄰火。且行且仆。然猶手家譜一冊。不肯授親故。兩媼非知書者。而所行合禮。布特哈老婦。佐領妻也。夫亡。訟產。幕府主者少之。語偶不遜。婦怒。袖出一卷置頭上。大呼云。盲官認此何物。敢辱四品命婦耶。視之。話軸。主者大窘。

土人言。初設十九站。廬舍器具。皆戍來之。總督蔡榮捐辦。按八旗通志名宦大臣傳。蔡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由雲貴總督內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謫戍口外。未幾召還。三十六年卒。土人所云。殆卽此公。特其名。字傳訛耳。

阮侍郎葵生茶餘客話云。猶氏衛爾錫。旣齊撫黔時。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其友劉六皆爲之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於此見前輩交誼。古道照人。

一等男訥爾模。滿洲人。康熙閒戍齊齊哈爾。與桐城方君登嶧善。鄂勒特犯哈密時。朝廷徵黑龍江兵進。勦訥具狀請從。不果。賦詩云。小醜逞螳臂。天威振九征。西陲馳羽檄。東海動霓旌。沙磧雙丸駛。丹心一劍橫。空存繫越志。誰爲請長纓。詩名蓋沙集。方君登嶧序云。拙庵十三年居窮髮之地。吟詠弗輟。暇則以蹇衛曳短車出郭。荷鋤移野卉數十種。蒔階下。非襟懷浩落。烏能如此。拙庵訥自號也。

方恪敏公觀承未遇時。變姓名爲馬飛熊。往來齊齊哈爾。左右其父。袁簡齋枚隨園詩話載公句云。龍來陰嶺作游戲。雷電光中舞雪花。卽此時作久之父歿。方嚴骸骨還鄉之禁。公盜之覺。杖幾死。頃之復盜。竟徒步負入關。余嘗見土人家行書一幅。署名桐城方登嶧。或卽公之尊人。

案方登嶧字堯宗。號屏垢。官工部主事。以家累謫塞外。恪敏公之祖也。恪敏之

父名式濟。字沃園。官中書舍人。侍父均歿塞外。聞嘗撰下奎雜誌一書。惜不傳。

先叔母之祖李徵君錯。漢軍人。居盤山。著尙史隄巢集。世稱廬青山人。有兄鏡。號伊山。官佐領。以事謫戍。徵君念其老病。請假省視。居匝月歸。事載徵君行狀。戍何地未詳。畫沙集有送李伊山以運餉蒙恩解戍詩云。雪消遼海露雲開。揚柳春風拂面來。萬里羽書飛玉塞。十年塵劍返金臺。輓芻應比蕭何力。勒石原饒班固才。行矣前程須努力。漫憐羈旅重徘徊。然則謫戍乃在齊齊哈爾。而黑龍江亦徵君遊屐所及。故陳簠公梓爲徵君誌生壙。稱其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佇。或窮險極幽。捫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蓋謂此也。

富察尙書傳那。雍正四年爲盛京戶部侍郎。以事戍黑龍江。九年召還。李徵君錯作家傳云。公遭峻責。被嚴譴。所親代之憂。公方率老僮。腰斧伐山木。故上有以結主知。而旁人莫窺其涯涘。袁簡齋枚撰神道碑云。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於此見尙書行乎患難。卓有本末。

海寧李仁山援戍齊齊哈爾。妻查氏自都買一婢。偕來省視。久之。與婢各舉子歸。贖仁山罪。還於鄉。查之弟。儉堂中丞禮也。所著銅鼓書堂遺稿中有文云。雍正己酉。仁山戍卜奎。在京師北六千里。自瀋陽抵卜奎。中間千數百里。無居民。晝則子行。夜則露處。豺虎四噪。霜雪盈野。數語寫塞外景象。逼真。但謂卜奎在京師北。誤也。六千里之說亦不合。或其時道路故迂遠歟。

河閒齊某戍黑龍江。歿有年矣。有子在籍。欲收骨而艱。資斧僞屑豆爲藥。且行且售。病應手愈。因得善價。莫測其所以然也。已負骨歸。行次窩集。遇三盜。泣陳其事。盜憐之。贈金。方拜謝。一盜撥踊大號曰。若貌孤。不遠數千里爲此舉。自命英雄如我。可漠然置之耶。因別其黨云。若等自便。我且之肅州尋親。揮手竟去。事載姑妄聽之。紀文達公昫之書也。文達自言。十一二歲聞之。叔父事當在康熙雍正閒。所云窩集。林木深處。非地名。

滿洲世臣字嵩喬。雍正丁未進士。爲盛京禮部侍郎。得罪。戍齊齊哈爾。一日點卯來稍遲。主者鞭之。歸卽悲憤成疾卒。此乾隆十九年事。嘉慶二年。其子保文來訪遺殖不得。晝夜持零丁哭市上甚哀。一白髮者見之。遙指倉後叢草云。記少時見此葬一人。聞其足履卓犖。乃曾戴紅頂者。或卽若翁。如其言掘之。果見卓犖。乃輿榘歸。白髮者漢軍也。余嘗見而親詢之。惜逸其名。

齊齊哈爾城東一墳。類僧塔。而所葬京師蒙古也。其人精術學。言事多中。一時有半仙之目。將死。謂儕輩

曰。我某日死。可葬某地。見有馬騎人者是吉時。至期。果有健兒負駒過。遂葬之。士人至今道其事。訪其姓名。曰保額爾克。

章響山汝楠。紹興人。乙榜。宰甘肅。得罪戍齊齊哈爾。館水師營呂家。坐臥一室。終年不出。戶部侍郎保。高其學品。數招之不就也。門人呂君景儒將婚響山。召與調語云。某昔與老妻初接面。約以寡言笑。毋預家政。比作令。得三帆。母一老妻弟婦分其二。若二。則母一癡。一不忍獨與妻也。其善誘多此類。久之老且窮。或周之。可以無取。必不取。曰不忠不孝。可復以貧賤累人乎。後赦歸。呂君述其事。程君煥爲文記之。甘肅案遣戍道府州縣官在齊齊哈爾者。若汪君皋鶴。史君堂。黃君道暎。今寺院皆有筆墨遺蹟。惟宋知縣。土人多稱其老而工詩。不幸客死。然無能舉其名號鄉貫者。隨園詩話云。杭州宋笠田明府。名樹穀。幸蕪湖。有賢聲。罷官再起。補兩當縣。過隨園。一宿而別。聞爲甘肅案謫戍黑龍江。年近七旬。恐今生未必再見。幸鈔存其詩。然則土人所稱。詩話所載也。

流人通文墨。類以教書自給。齊齊哈爾最著者。江西王雨亭霖。教授八旗義學。仿周興嗣千文。撰萬字文。未就卒。天台齊丹峯傳繞。老不廢詩。或傳其在獄咏岳忠武手植柏云。冰雪含神古。風波抱恨深。佳句也。家有寫本萬卷樓稿。余嘗借而觀之。蓋次風宗伯召南之書。丹峯。宗伯族子。後亦死戍所。河南李謙六慎吉。初傭呂君景儒家。既呂君見其能文。請爲諸子師。有勸其立家室者。謙六以家有糟糠辭。時人義之。俄



卒。裁三十餘。又范如松者。字近光。安南人。事黎維祚。爲大臣。阮光平立。入中國。安插水師營。亦以調處爲業。識者稱其熟於史鑑。慷慨有華風。後釋歸國。

常州龔藥林光瓚。戍齊齊哈爾。妾生子。小名寶寶。聰慧嗜讀書。將軍那啓泰數使鈴下蒼頭負入邸第。命說易大義。一日寶寶問將軍。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對。漫曰。在常州爲江南地。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毋同寶寶諾之。而心不然。頃之口占一聯云。秋光凝白露。寒影入黃花。越數日。竟殤。時重陽後也。裁九歲。

關內人來貿易。俗稱跑腿。有費姓者。不詳何籍。在齊齊哈爾貿易。頗以信義稱。一日致糲米一石於章君汝楠。且留小摺。請憑此日取劬肉以養老。章君訝非素識。卻之。費厲聲曰。某非有求於先生。以先生行誼過人。而貧若是。故分衣食之餘。供養之。卜奎之大安。知無類某者。聞風繼起。則先生可以不死。某豈有求於先生哉。章君卒不受。費涕泣去。不知所終。章君嘗作詩記其事。後程君煥和之。有廉讓之閒容。我輩漢唐以後得斯人。句費可不泯矣。

士人無知醫者。醫多來自內地。余惟聞晉商武詡善鍼灸。施藥濟人。不計利。得良醫體。章君汝楠爲作傳。以授呂君景儒。呂君亦業醫。讀書心細。不輕下藥。偶時疫作。陰合藥投井中。活人甚夥。是真不愧武詡。

## 黑龍江外記卷八

黑龍江土脈宜糜子。糜子粒如穀子微大，赤黃二色，煨以熟炕，然後碾食。諸書多以為稷，土人呼為伊喇。伊喇，國語黍也。若稷當曰斐式赫，今不言斐式赫而言伊喇，是以糜子為黍，與書不合。按月令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云：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考糜子五月種，八月即熟，俗稱六十日還家，與說文合。則土人以爲黍，呼曰伊喇固宜。且按字書：糜從米，無穀解。糜从禾，音門，謂粳粟，惟糜从黍，說文釋也。呂覽：陽山之稷，注：冀州謂之糜。又嘗見汪氏昂註本草云：稷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疎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北人亦不之重，所謂稷即糜子，足訂諸訛，益以知方言之足資考證也。

小麥，春種秋收，磨麵勝內地，充貢者，將軍、副都統等公捐麥價，羅五六過，塵飛雪白，如東晉賦所云：歲以六月時進十二囊，囊六十斛，十一月年貢亦附之。

蕎麥，出黑龍江城者尤佳，麪宜煎餅，宜河漏，甘滑潔白，他處所無。河漏，挂麪類，俗稱合絡。河漏二字見本草綱目。

鈴鐺麥，積麥也。墨爾根、黑龍江以秣馬，亦配穀稷貯倉，然不經久，易霉爛。

蘇子可榨油。多種之地。不宜脂膩香油。來自奉天。至貴。桐油本官貯物。由部領價採買。然近亦多雜蘇油矣。

稻米。自奉天來者。食者少。價亦過昂。他如高粱、稗子、黑豆、豇豆之屬。皆土產。此外有穀穗長尺許。色如血。名老羌穀。有蔬類高莖。而葉深碧。上有紫筋。名老羌白菜。其種自俄羅斯來。人家偶見之。非園圃所重。老羌白菜或書作俄羅斯松。蓋菘字之誤。

流人關圃種菜。所產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蘿蔔、王瓜、倭瓜、葱、蒜、秦椒。茄長而不圓。王瓜長者幾二尺。皆四月後上市鬻之。然亦惟齊齊哈爾如是。墨爾根、黑龍江皆自食不賣。呼倫貝爾、布特哈俗重肉食。無菜色也。

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採食。味初不甚鮮美。滿洲謂之額穆毗。國語纂曰額穆毗。豈其種耶。藥如赤芍、黃芩、百合、防風、土黃連、益母草、茵陳、車前子之類。境內產之。然惟益母草有人熬膏。餘皆不採。藥店所售。貨自奉天。以贗亂真。多無佳品。

相傳齊齊哈爾東北山中亦產人蔘。以路隔紅眼哈姆。人不敢過。紅眼哈姆。淤泥地也。人行輒陷。萬無生理。野鳥亦不敢落。昔年有盜探者。紅眼哈姆既凍去。將化還。率以俄倫春爲前導。否則路徑易迷。虎狼害尤不測。

野花多不知名。人家嘗栽者。不過罌粟、鳳仙、虞美人、蜀葵、牽牛。江西蠟數種。萬壽寺玫瑰兩叢。將軍府芍藥數本。色略有致。無香。閒有種丁香、菊花、石榴者。內地購來。經年卽萎。否則有葉無花。地極寒故。

地寒。花果絕稀。四月中見杏。枝繁蕊簇。可供膽瓶。蓋屯中人自野甸折來。詢其結實。大不及指。此外了無春色。棠梨花葉。望之皆似白丁香。或言土人繫繒條其上。伏臘祭之。忌折其枝。此俗今不聞。

歐李。野果也。異域錄作歐梨。或云卽郁李。大如櫻桃。色味皆如李。漬以錫蜜。秋日下酒佳品。有言歐陽文忠使契丹。嗜此果。因名歐李者。附會可哂。

伊勒哈穆克。叢生黑龍江城山野中。色紅。味甘酸。大如豆。摘食。入口成漿。置盂中。不久化爲水。國語花曰伊勒哈。水曰穆克。故漢名花水。亦名高麗果。又有都實者。伊勒哈穆克類也。和牛乳造爲烏他。味殊甘美。榛子。生於野甸。樹大如荆棘。實圓滿。未可以十榛九空之諺例之。經荒火者尤佳。炒而售者。高唱火燎榛子。終年不絕。

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自插秧至曬葉。胼胝之勞。婦女任之。皆自鬻於城市。富者坐車牛。貧者披裘放帽。踞地上。曉出暮歸。無閒風雪。夫若子不預其事。得錢則分之。

達呼爾以繩貫煙葉。壓而扁之。繩長約五尺。故其煙以度計。流人改一度爲數束。零售。謂之把兒煙。店肆復有所謂臺片者。澹於達呼爾煙而價賤。土人撓而吸之。蓋甯古塔產。甯古塔。吉林屬城。俗呼甯古臺。

達呼爾敬客以煙爲最。客或自吸煙，遽掣其筒於口，裝已煙以進，禮也。將軍慶成初，成齊齊哈爾，買薪一車，其僕方吸煙，指示堆何地，忽賣薪者掣其口中筒，僕以爲攘奪，怒歐之。不知賣者故達呼爾也。欲盡禮而反受辱，入里不問，僕之過歟。

齊齊哈爾羊草暢茂，馬食輒肥，遠行者微加梁豆，餘不用，故養馬最易。有阿敦者，十家而九，阿敦譯言牧羣也。墨爾根等城羊草少且不佳，皆以鈴鐺麥和穀草秣之，馬亦茁壯。然穀草剉而後食，羊草較省力。五代史，契丹褻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今羊草以束計，一馬日食十餘束，或卽息雞種，息雞，唐人詩一作席箕。

苦房草有章茅、黃茅兩種，歲久草上積沙，面北處雨過青綠如苔，積雪常數日不化，惟春風大作，不免與杜老卷我屋上三重茅之歎，而丙丁有警，慮尤非小。

都下諺云：關東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草細軟溫煖，宜藉烏拉，故名。境內有之，然未若奉天、吉林之多。燒柴柳條爲上，葦次之，蒿艾雜草又次之。柳條多出布特哈，葦多出齊齊哈爾城東，呼爾河來路較遠，故價貴。蒿艾雜草則日日車載上市，不難致，然夏秋漸少，價漸高，農不暇爲樵故也。

土人刈草用芟刀，如鐮柄長七八尺，近刀處置曲木護刃，刈時立執而左右之，遠視若掃雪然。

墨爾根有草和飯飼蠅，蠅盡死。黑龍江有樹傷於刀者，脣其皮敷之，傷立愈。土人謂之刀瘡藥，然皆不詳。

其名。書稱漠北押不盧。食之立死。或卽毒蠅草。

布特哈一達呼爾。入山虞獵。陰雨恐溼鎗筒。拔道旁草。嚼而塞之。俄覺精神頓長。思御內不可忍。趨歸。不出門者累日。同類怪問。以爲草力使然。跡之不復得。後達呼爾旣老。壯健異常人。識者曰。鹿游牝多氣絕。牝以草納其口。卽活俗稱靈芝草。達呼爾所嚼。豈卽此歟。

原野草盛。冬日易引荒火。火起處。晝如萬盞燈光。熒熒地上。夜則照耀一天。數十里外望見之。齊齊哈爾西北索岳勒集山者。遼之七金山也。乾隆閒有荒火之變。林木蕩然。野獸焚死無算。可知火勢之大。嚮邇爲難。

黑龍江漲。必有大木順流下。土人取以造屋宇。餘供炊爨。足支一年。此自然之利也。齊齊哈爾用木。皆楚勒罕時買之。布特哈人。其木由嫩江運下。積城西北。兩人合抱之材。價銀數錢。此關內所不能。然較二十年前。貴已三倍。伐木日多。入山漸遠故也。

平地多榆。近水多柳。榆無合抱者。柳皆叢生。燒之戀火。故條子價倍雜草。條子。土人謂柳也。

盛暑。架木鋪條子以遮陽。謂之冷棚。因沁屯楚勒罕時。行轅冷棚。布特哈辦。其後一棚條子派萬束。而事罷。仍命辦者運入邸第。爲禦冬計。奇三案起。弊乃革。將軍宗室永理詩。貂鼠於人旣無分。柳棚從此不須開。指此。

山谷多樺木。土人以爲箭筈、爲鞍版、爲刀柄、皮以貼弓、爲車蓋、爲穹廬、爲扎哈、縫之如栲栳。大擔水、小盛米麪、謂之樺皮斗。俄羅斯亦有之。極小、雕鏤精巧、宜貯檳榔鼻煙。號老羌斗。

本草、樺生西北陰寒地、味苦、氣平無毒、乳癰腐爛、韃內年久樺皮燒灰、酒服一錢、日一服、此用土人不知。宋洪忠宣皓使金、流冷陁、寫四書於樺葉、授弟子、此樺葉之見用於古人者、今不聞。冷陁雖在境內、亦無考。

松有果松、杉松、油松數種、又有伊齊松、轉爲異氣松、性燥易裂、入土則裂者復合、堅如石、伊齊地名也。

松入黑龍江、歲久化爲青石、號安石。

何秋濤云、安石即康干石。

俗呼木變石、中爲礎、可發箭鏃、尙書、礪砥砮丹、魯語、肅慎

氏楛矢石砮、卽此將軍那啓泰嘗以製研、不下墨、先文端公鄂爾泰恭和御製瀛臺木變石歌、有濡水不沈火不然句、得石性矣、或言化石者非松也、小煖木也、類松、故從而松之、存之以備一說。

墨爾根協領那里勒泰歿數年、棺化爲石、則知木之變石、亦不盡因水力、唐書、僕骨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變爲青石、名康干石、殆卽今日之木變石歟。

內府纏弓矢金桃皮、出齊齊哈爾城東諸山、樹高二三尺、皮赤黑而裏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實不結桃也、歲折其枝入貢。

歲貢箭筈八千枝。有樺、有柳、有青楊。亦在齊齊哈爾城東採取。其鷗翎鷺羽貢之以備製箭者。向皆折價在都購辦。未詳自何年始。

柞木亦名鑿子木。取枯心以引石火。謂之木火葺。歲亦充貢。

枯柞經雨生木耳。俗呼黑菜。亦曰耳子。採者春去秋還。山中爲棚寮以居。歲無慮數千輩。皆齊齊哈爾流人也。布特哈懼其聚衆滋事。驅逐之。然利之所在。終莫能禁。

樺亦柞類。結實名椲子。殼曰椲盤。內地以之染阜。旣出色。乾復可燒。土人不解此用。但伐之燒炭。冬日霽之齊齊哈爾。車運距城遠。雪則價長。黑龍江扒犂運。距城近。雪則價落。地勢使然也。

大抵燒炭多用雜木。已成炭中尙有脂。人家每日爐底。必剝去黑塊。炭薰如血。餘者始無恙。薰音訓。見韻補。若觸其氣。輒頭涇涇致暈眩。噁逆。疾如中煤毒。然初入境者不可不知。

遼東鶴本方物。或得其二。略不加惜。以遺某公。日放置園中。飼以料。脩頸高趾。殊自得。性喜浴。每雨過。軒舞有節。或啄薪木。擲空作添籌戲。丹頂日鮮。乃知此物非可翦翎而籠畜之者也。余因謂某公曰。是盍名放鶴園。

海青一名海東青。身小而健捷異常。見鷹隼以翼搏擊。大者力能制鹿。本草集解。青鷗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元史。合蘭府有海東青。由海外飛來。明一統志。五國城東出海東青。今歲以十一月入貢。中途



飼以鴨肉。旦夕嘗引其爪立冰上。性惡熱也。

諸城送鷹鷂於幕府備選貢。例在七月初旬。故齊齊哈爾有鷹來立秋之謠。

鷹初生曰額普特。漢名窩雛。長成曰扎發塔。漢名秋黃。逾歲曰呼克申。漢名籠鷹。故養鷹家有一籠兩籠三籠之說。鷹過三籠無能爲也已。

鷹見雉兔飛起而俯視。曰打椿。得雉兔而雙爪緊抱。曰扣環。遺矢曰打條。鷂去曰雲了。養鷹之隱語也。

鷹與兔相持。犬來助鷹。往往亦傷鷹。犬與兔相持。鷹來助犬。往往亦傷犬。助之者志同道合。傷之者忌功爭利歟。

齊齊哈爾副都統巴某。土著達呼爾也。一日出獵。見兔。甫縱鷹。猝墜馬。左右馳而掖之起。瞠目大罵曰。我死卽死耳。鷹脫颺去。若當何罪。其重鷹而不顧身如此。

嘉慶八年。將軍觀明進白鷹。十年。萬壽節。站丁得白雉獻之。僚屬聚觀。雉無驚態。一時稱異。乃陪以常雉送京師。

都人稱關東云。棒打鑿子瓢。昏魚野雞飛在飯鍋裏。余嘗見野雞盛時。往往飛集門窗。一握而得。則此言不誣。然亦有貢額不足。多方購補之事。未可以一律論。

土人得野雞。例捩首於翼下。故關內有彎脖野雞之稱。禮所云獻鳥者。佛其首也。

野鴨，二月始見西泊中，嘗百十爲羣，以鎗得之，亦足充饌。

歲貢鳥名飛籠者，斐耶楞古之轉音也。形似雌雉，腳小有毛，肉味與雉同，湯尤鮮美，然較雉難得，多在深林密藪。故漢名樹雞，有呼沙雞者，非也。沙雞又一種，爾雅注，鷓鴣生北方沙漠地，大似鷓，形似雌雉，鼠腳無後趾，岐尾爲鳥，愁急羣飛。本草釋名突厥雀，卽爾雅鷓鴣，本草集解，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諸書所言，殆卽飛籠也。

春夏之交，嘗見一鳥鳴屋上，聲孤孤然，訪其名於諸生，漢軍曰臭姑姑，滿洲曰音達璋徹齊克，達呼爾曰額鵝鵝，言人人殊，迄無定名。幕中偶話及之，一老貼寫曰，夸蘭達不記時憲書乎？所謂戴勝降桑卽此，余聞之豁然，愈見博物之難，夸蘭達譯言營長，土人以稱主事，尊之也。

關以外多雁，故稱雁塞，往來嘹唳，南飛北向，一如月令夏小正之記。時燕則四月來，九月去，不似內地皆在社日，此爲小異。

齊齊哈爾樹上多鳥巢，鳥朝去夕還，食田禾，飛嘗蔽日，鵲惟春冬有之，餘日不知所在，故鵲巢難見，鵲噪亦罕聞。

呼倫貝爾馬養於他域者，秋日聞黃豆瓣兒聲，輒垂頭不食，卽廐中騰蹄嘶鳴，思還故土，其去也，絕鞞而馳，慕山越澗，不復由故道，布特哈馬亦然。將軍那啓泰有愛馬，布特哈種，一日聞黃豆瓣兒，逸去，縱跡之。

馬方長嘶主人穹廬外牽之不動。箠之則蹄齧並施。若欲甘心者。物類之相感如此。黃豆瓣兒。野鳥名。呼倫貝爾產馬。骨節不甚高大。多力善騁。畜者常剪鬣而不鑿蹄。向於楚勒罕時。售集上。吉林一帶。皆來採買。後當事者。先以賤值拔其尤。售者苦之。匿其良駿。潛驅多倫諾爾。求善價。而以所餘塞通市之責。齊齊哈爾無好馬矣。多倫諾爾。蒙古地名。俗呼腦兒上。

將軍塔爾岱。一黃馬。久從行陣。無一蹶之失。勅賜鄂勒哲伊圖阿爾薩朗名號。鄂勒哲伊圖。蒙古語。有壽

也。阿爾薩朗。國語。獅子也。其後將軍請告。食全俸。馬亦月支芻秣於有司。

牛一身無棄物。皮肉外。油製燭。骨製簪。脬製酒囊。糞餅可代薪。戀火無穢氣。家家與馬通。並積成堆。值大風與沙俱揚已。

回人賣牛肉。例請稅課司。以火印烙牛股。乃敢就屠。齊齊哈爾一牛納銀一錢。餘城多寡不等。余司權時。戲指火印。此穿鼻公勾魂牌也。聞者嗚噓。

土產驢。形體皆小。駱駝惟呼倫貝爾有之。其地不多畜豕。特食羊。故其人徧有羶氣。殊類蒙古。

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冬日宰而去毛。整售。謂之羊孤盧子。猶關內之謂羊腔也。上並有稅課司印記。無者罰加倍。

嬰兒缺乳。伏山羊於炕。使乳之。既久。羊與兒習。兒啼。羊遽至。狀如母子。腓字誠非妄語。

土人消羊皮以鹽。至關內爲煤火所蒸。多自裂。故晉商皆以硝熟。蒙古則以牛乳熟。較用硝鹽者稍柔軟。而潔白遜之。

人家藉犬爲守備。多者畜至五六。性既不馴。狀尤猖獗。夜深嗥吠聲徹四城。穿窬者所由矍矍也。然白晝當門。獨行者易遭其虐。致婦孺往來。手不釋梃。則犬之材有用也。德實不足稱矣。

布特哈田犬。各擅一長。精於虎者不捕野豬。精於野豬者不捕雉兔。其捕雉兔者。雉兔伏數矢外。此能嗅而得之。號聞香狗。

庫雅喇滿洲選家犬肥潔者。畜室中。飼以梁肉。以備祭天。然其俗。平時不食犬肉。不御狗皮。曰忌諱。今亦不盡然。

呼蘭多虎。虎過。父子兄弟不相讓。獨殺之。以獻幕府。余嘗見呼蘭送一虎極大。云已七歲。滿洲某佐領所殺也。聞佐領父亦嘗殺虎。可稱世勇。

虞者言。虎伏於莽。肖鹿聲。致鹿至。則無所逃其口。是可名黠虎。

關東鹿尾。見重京師。齊齊哈爾諸城皆馬鹿。知味者所不取。謂不如梅鹿。盤大漿濃。爲食家珍品。梅鹿即麋。出吉林。鹿茸亦然。

金史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今布特哈有哨鹿者。即呼鹿也。其哨以木爲之。長二尺餘。狀

如牛角而中空。國語謂之穆喇庫。哨時吹穆喇庫。能肖游牝已臆之聲。則牡者甡甡來。然不能人人擅長。蓋亦有獨得之妙焉。

堪達漢、

案柳邊記略作堪達韓

鹿類。背上項下。髣髴駱駝。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卽此。境內諸山皆有之。毛蒼黃。體

高大。重或千觔。性極馴。而水行尤速。角長大。色如象齒。以製射鞬。盛暑無穢氣。然黑章環繞。勻而不暈者。截數角不得其一。店肆所售。皆偽造也。

堪達漢皮中爲韉。土人食其鼻而美之。號猩猩。按山海經。猩猩如豕而人面。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堪達漢鼻。何足以當之。

四不像。亦鹿類。俄倫春役之。如牛馬。有事哨之。則來。舐以鹽。則去。部人賴之。不殺也。國語謂之俄倫布呼。而異域錄稱之爲角鹿。嘗見清文彙書云。四不像。牝牡皆有角。食苔。則稱角鹿。不爲無本。土人飼以石花。卽苔也。

狐有元狐、青狐、火狐、沙狐數種。元狐最上品。沙狐號倭刀。貴遜元狐。皆非境內所出。惟火狐、沙狐。虞者得之。沙狐生沙磧。所謂天馬。蓋舔毛轉音。其腹皮也。烏雲豹。其頰皮也。土人輕裘尙此。

邊地不識雞毛帚何物。擔塵所需。以狐尾爲之。冬日遠行。豐狐尾綴馬箠。攜以煖手。狼尾亦閒用。然狐尾

輕輒差勝。余嘗謂狐尾拂塵。雉翼扇火。堪稱塞上兩解意奴。或有句云。塵消書案狐搖尾。煙起茶爐雉展翎。能道其實。

舍利獠。國語曰西倫。轉爲舒倫。虞者諱其名。稱曰威呼肯。孤爾孤。威呼肯。譯言輕也。孤爾孤。譯言獸也。猶之稱虎曰阿勒哈。孤爾孤。豹曰呼敦。孤爾孤。皆隱語。阿勒哈。斑蘭之謂。呼敦。疾速之謂。而惟舍利獠能升木。謹防之。否則溺下著衣。肌膚立潰。此其毒於虎豹處。

野豬極大。其威在牙。牙露吻外。馬尾一拂。萬莖俱斷。所謂獠牙也。生山谷。以榛子。橡子爲糧。吉林者則食松子。時以背抵老松。揩癢。久之。徧體皆漚青。攝沙石於毛鬣間。如披七札。弓弩莫能傷。惟布特哈田犬能咬腎囊。致之死。程子解大畜。豕之牙云。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豕。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觀於田犬之制野豬。愈見前賢說經之妙。而來氏知德駁之。謂天下無齧人之豕。特未見野豬故耳。

黑龍江城。忽一熊自北門入。跳躍叫噪。馬牛辟易。良久不知所之。一老翁語其儕曰。恐有火災。頃之城中火延。燒殆盡。此數十年前事。考明季有熊入西直門。或以爲熊字能火。是歲都城果有回祿之變。老翁非知書者。所見暗合。

狼夜入城。殘害牲畜。人家往往縛草爲人置牆頭。蓋以形似者怖之。亦內地壁畫灰圈意。或曰草人拒鬼。

非也。

挹婁出好貂。見後漢書。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齋糧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即去。春始還。往往有空手歸者。則貂之難得可見。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際遇耳。

貂以榛子爲糧。畜者多飼雞肉。性畏人。近之。瞠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嘗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

貂皮氣煖。選時官員在堂上。汗嘗浹背。黑龍江過夏用單袂衣。扇爲虛器。至是須服絺綌。脫帽露頂。將軍前不然。千萬張薰蒸之氣難耐也。

將軍觀明選貂皮。嘗指黑潤者曰。蘇季子敝裘未必及此。旁一官應聲曰。不能不能。因拾黃色者進曰。請看。不過如是耳。將軍笑而不答。

貂鼻七枚。燒存性。酒冲服之。止胃痛。土人試屢驗。方書不載。

灰鼠尾長。時時掉置背上。自覆其首。投以榛子。雙爪抱嚙如猴然。出諾敏河者佳。號索倫灰鼠。

驢皮不挂霜而毛易落。故服者嘗少。率連之爲車帷。其肉則禦冬美味。海鹽遜之。海鹽名布勒都里糾。自海中來。動以萬計。如羊羣。履而挺擊。應手皆踏。此布特哈自然之利。

野羸似羸而小。國語謂之齊赫特伊。肉可食而益不足貴。亦不多得。

兔有兩種。內興安嶺以南者。體長毛雜。形如貓。土人呼跳兒。卽京師所謂野貓。嶺以北者。目赤。毛純白。純黑。好事者捕而畜之。不食。

鼯鼠穴地行。經過處踏之成坑坎。故呼倫貝爾道中。馬蹄易陷。多鼯鼠也。俗呼糞鼠子。

獺兒。穴居小獸也。毛色如土。不甚煖。俗以製馬褂。貧者服之。相傳獺兒爲穴。出積土。一仰臥載之。衆啣尾曳之。久之。載土者背毛脫落。轉僅存。故俗有奴才獺兒之稱。

黑龍江。嫩江魚名。不可枚舉。鱻鯉外。約略言之。有敖花。有哲綠。有紐摩順。有發綠。有草根。有感條。有昂次。有達發哈。有屈爾富。有勾辛。有蟲蟲。說者謂。敖花。鱻也。哲綠。鱸也。紐摩順。細鱗也。發綠。魴也。草根。鮫也。感條。鰈也。昂次。黃額也。達發哈。方口。鱒頭也。屈爾富。鱻鯉類也。惟勾辛。蟲蟲。不詳何種。要皆長大有餘。鮮美不足。一網率得千萬尾。洵多魚以爲富哉。

魚價素賤。夏日尤甚。參贊大臣愛星阿。初謫齊齊哈爾。以百錢得雙鯉。重十餘觔。詫爲異。然貧家買一尾。老幼當飯。嘗恐不足。價不賤。何足以聊生。故五月間。戶皆市魚。剖而繩屬之。晾屋上。謂之晾魚。胚子。終歲用之不竭。魚網極大。得魚多。非數十人曳之。難出水。故能獨織一網者。此富戶也。從前將軍有官網。八旗備辦。漁者隱受其累。而將軍食魚幾何。皆爲司網者中飽。將軍觀明。在鎮六年。未嘗一舉網。官網遂廢。云。口



得儻儀休拔  
闕奏之意。

冬日鑿冰。眼下網。較水面稍難。而得魚亦多。惟三伏歇網不下。網入水易爛故也。

歲貢惟鱧魚。哲綠。紐摩順三種。而哲綠。紐摩順。皆澆水使凍。如在玉壺。此京師所謂冰魚也。

鱧魚古名。秦王魚音之譌也。大者首專車。捕之之法。長繩繫叉。叉魚背。縱去。徐挽繩。以從數里外。魚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則一身力竭。然後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躍登岸。索倫尤擅能。

黑龍江人以鱧魚胃造刮鰾。粘紙補字。刀刮用之。勝糲糊。遠騎臀無膚者。攤布貼之。勝膏藥。將軍那魯。嘗調黑龍江人來幕府。督造累月。迄無成。亦地道所限。

刮鰾一塊。大寸許。厚二分。有金鐘。蕉葉。書函諸式。一匣嘗貯九塊。此尋常餽遺物。其尺長如意。梓大拱壁。及懸磬之類。皆近年新式。雕鏤尤巧。得之較難。

鱧魚胃本棄物。邇因歲製刮鰾太多。漁者居奇。遂需重價採買。漸及於外城。約計自熬胃至刻鰾。非三閱月不能成器。則鳩工庀材之費可知。然不售賣圖利。不過點染土物。備上官送禮而已。

鱧魚頭骨。關內重之。以爲美於燕窩。土人初不愛惜。近乃有關內特來收曬。以待價者。達發哈魚。出東海。歲入黑龍江。逆水北行。至霜降節近。躍躍於呼瑪爾河。不下億萬頭。土人謂魚躍曰果。

多轉爲孤東。故達發哈有孤東魚之號。或曰唐太宗征高麗。達發哈躍入御舟。帝怒。謂當驅之黑水。故今魚腹有印痕。唐遺跡也。聞之可發一噓。然謂魚入江始生牙。語則不謬。

達發哈魚未入呼瑪爾河。取而乾之。冬日餽遺外城。與黑龍江凍豆腐並稱佳品。勾辛魚一作勾星。喙長而鱗如星。戲以箸探口中。齧不放。斷而置之釜。猶躍躍欲出。可稱強項魚。

哈什螞。田雞類也。生水邊石罅。土人嗜食。都門亦重之。口云。予在京師食之。狀如水精。味甘溫。一盤之費白金半流。

介之屬。江中惟有大鼈。然去醜而食。土人不解。亦不識螃蟹。聞有自關內帶來者。羣目爲怪物。不敢食。東珠產吉林江河中。歲有珠戶採取入貢。而珠戶亦以時至黑龍江嫩江一帶。泗採。則境內亦產珠之所也。然私採有禁。故不易見珠。且不聞有藏珠之家。旱歲西泊既涸。徒見老蚌纍纍。仰死泥淖而已。珠戶皆旗人世居吉林境內。布特海烏喇城。俗稱打牲烏喇。

齊齊哈爾東南十餘里一坑。積雨成池。忽有龍見。旋得白骨。說者以爲龍蛻。因名龍坑。坑附近一林。較城北崔家墳尤深密。副統統瑚爾奇墓所。

冬月江冰忽裂。長數十丈。土人以爲蛟劃。閒見一物。波濤中蜿蜒如龍。蓋蛟也。

齊齊哈爾附郭無蛇。嫩江西聞有之。蠍、蠃、蜈蚣之類。皆非土人所識。其蟲多傷人畜者。馬蜂、土蜂外。蚊、虻

最毒。蚊絕大。飛如雨。虻俗呼瞎虻。集齧牛馬。銳入內須。與白者變紅。故商旅夏皆夜行。避其鋒也。城中蚊較少。然有花草家。黃昏亦不支窗坐。余嘗七月出城。行數里。頭面已如包穀。世有言黑龍江近城無蚊。蚊不入室者。皆以耳爲目語。

俗呼蟋蟀曰趨趨。絡緯曰聒聒。螳螂曰刀娘。蚓曰曲蟮。螢曰火蟲。蜚娘曰矢殼娘。蜻蜓曰螞娘。阜螽曰螞蚱。蠶龜曰蛛蛛。皆與內地無異。惟夏秋不聞蟬聲。土人亦不識蟬爲何物。口云。蟬姑不知春秋。此并不知。有蟬姑。故北方寒而人多壽。

余寓中雜裁野卉。時有粉蝶栩栩來。然大者少。五色尤少。而軌隙多蟻穴。雨前奔馳成陣。或言黑龍江無蟻。殊不知蟻誠自在也。口云。大槐宮處處有之。奔馳名利場者。殊不自知其夢耳。

## 黑龍江外記跋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册黃方伯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抄本錄副。重勳權巡復向黃方伯借鈔。今以屬秘校刊之。重勳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特拾其餘藩耳。然多方覲。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與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遡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能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勳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刊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道光中。薩英額所撰吉林外記十卷。向亦未有刊本。重勳仍屬校刊。尙未竣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穆時病新起。書于海上廣方言館。

此書得於京肆。有葉氏印。是漢陽葉東卿先生平安館物也。內有秋濤注字。是閩人何願船員外所書。何由甲科改部曹。博通經史。藏書最多。咸豐間。余猶及見之。未幾。與葉崑臣名聚、潤臣名灃、昆季前後俱歸道山。兩家藏書俱售散。此書鈔本。坊間所無。尤宜珍秘。同治九年伏日。樊彬識。

葉崑臣。兩廣總督。死於暎國。後得歸葬漢陽。潤臣。內閣侍讀。捐道分發浙江。病故。有敦夙好齋詩行世。宅在虎坊橋路南。徐大司寇舊寓。有子午井。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

登錄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96033)

會黑龍江外記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記 者 西 清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31